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四

碑銘一首

唐令君新建信陽顯豐隄碑

銘二十九首

右玉方鼎銘 有序

白玉如意銘 有序

齋頭小彌勒博山爐銘七首 有序

螺觥銘

海山琪樹銘 玉麈尾銘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四 目錄

九節筇銘 壺公壺銘

大鳴夷觥銘二首

湘竹如意銘 水沉如意銘

長生瓢銘三首 青田核銘

旃檀如意銘

趙文鎮一蟠木几置齋頭若翮鸞舞螭

形甚怪偉乞余為銘予為銘銘其足

頌一首

乾清宮落成頌





贊二首

李惟寅太保像贊

李允達像贊

唐令君新建公少卿畫贊

日色全滿七卷

火室山房

卷之九十四

目錄

二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四

湘竹如

長去孤路三

如

李

李則實太保像贊

首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四

澱水胡應麟明瑞著



新都江湛然清臣輯

澱水趙鳳城文鎮校

碑銘一首

唐令君新建信陽願豐隄碑

常山邑全浙上游其地界七閩三楚舟車之所  
縮轂富商巨賈萬貨之所走趨錢塘之水實濫  
觴焉源發縣東北郊逶迤百里抱城旣建歷衢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四

碑銘

一

委以達于江歲月滋久洲東港堙水折而西去  
郭紆繞閭閻之漑汲行旅之灌輸咸病之又形  
家者言率以水遠弗宜於鬻序諸青衿士蚤夜  
皇皇冀得良有司以紓宿患先是弘治中令劉  
君擬築堤捍水使毋西而合流港東旋以憂去  
弗克嘉靖初張倅尋劉故蹟亦罔迄工今上  
改元甲午雲間唐侯以進士縮符來邑甫下車  
揖諸父老問一切政所宜先合詞稱築堤爲第  
一義侯周行境上喟然曰是誠不可旦夕緩也



夫興匪可倚辦頃刻間越明年惠政四孚頌聲  
沸起邑茂才徐仕陞輦復請之侯曰嘻微諸士  
余豈其一飯忘爰白當路發贖緩鳩衆工相物  
宜時農隙侯躬率僚屬卽勒指麾靡遺餘力始  
秋中迄冬末爲旬僅十有五而版築告成衡爲  
丈若干有奇廣爲武若干有奇高爲赤若干有  
奇凡舊堤之材朽者易而良獎者撤而新顏者  
封而固隙者繕而完庠者增而隆隘者闢而曠  
又環視港之壅者決之激者排之溢者疏之膠

水室山房

卷之九十四

碑銘

二

者浚之沙者淪之磴者夷之飛流如虹襟帶城  
下縈洄顧盼亦拱亦留百年之利暴興一旦士  
胥慶于庠民謳歌于野旅相率加額於途侯纔  
石于隄而命之曰願豐逝將以地利人和而必  
天祐於是徐生介祝生樹勳輦羣詣不佞碑侯  
伐以志不忘不佞槩觀載籍洪荒以降水之利  
害所關于家國天下甚鉅而治水之任最爲盤  
錯亘古今不易其人助華二帝如日中天懷柔  
之厄四岳九官舉遜避而推鯀敝大禹幾無唐



虞漢武席累代之雄驅山鞭石勢無弗行瓠子  
之決殷憂作歌至沈璧馬而後濟太史八書河  
渠列于禮樂班椽十志紀溝洫以配天文誠重  
之也唐侯以明經上第初命而宰一方稍飾撫  
字振催科掉臂而躋省闈固匪以隄之成否爲  
殿最而隄之成否又未嘗顯責之侯若他政事  
弗容已而侯則奮然任之鞭笞罔施聲色匪大  
而數千百載無窮之利執券而收之掌上非夫  
誠結于中仁昵于外抱絕類離倫之識而負規

以室曰房

卷之九十四 碑銘

三

天條地之材其胡以及此抑余嘗聞之文人無  
用則舉世以爲然惟是唐之白宋之蘇兩使君  
者咸以築堤垂永賴之烈彼其時寧無揚眉瞬  
目自詡任事之臣而以隄特聞寓內者胡寥寥  
希邁見也侯方以文學追馬班卽兩使君猶將  
需之左席廼今願豐告成文人之用彰彰耳目  
有明效焉傳諸異代庸詎知其不與蘇白二堤  
同弊穹壤也不佞無能爲侯役特以臭味忝一  
日之知樂觀是隄之成不直爲一時良吏快且



爲百代文人快輒援筆碑其事而系以銘

銘曰姑蔑之淵錢塘之源如何崑崙發軔萬  
川沙埤中流旣分旣合胡然而盈胡然而竭  
居人抱甕行旅挈囊皇皇青衿旦夕望洋偉  
哉唐侯先憂後樂縮符下車首訊痼瘼竒樟  
斯得桃李並栽偃室告成聿來澹臺僉曰河  
渠利病孔亟侯聞豐然隄此朝食爰戒于邑  
爰次于郊沐雨戴星以先庶僚蒼赤纍纍奔  
走赴義譬彼嬰孩饑渴怙恃經始仲秋迄于

小室山房

卷之九十四

碑銘

四

嚴冬我隄告成燁如長虹十旬非遙五月何  
速真宰上訴衆靈匍匐一水抱城蜿蜒若留  
鵬躍鯤飛龍門上游禾黍盈阡是灌是漑我  
昔何勞夫負妻戴閭閻踴躍道路懽呼寶筏  
金繩廣濟迷途巨川舟航明堂梁棟誦曰文  
人亾實亾用曰白曰蘇泊侯而三堤垂宇宙  
伯仲之間峩峩曾城闐風玄圃欲駕靈槎汎  
彼銀浦隄石窳穹鑱碑大東百世永豐自唐

長公

銘二十九首

古玉方鼎銘

有序

得古玉文王鼎方腹圓趾以周尺度之高九寸八分衡廣四之三縱四之二腹四週臥蠶鏤刻精工而內外折旋纖悉中矩四足空中抵上鬲皆近代玉工竭力不能爲者信齋閣中奇翫也惜一足蝕土變蒼下稜微挫絲忽中損連城耳然亦非窮措大宜有物是月以歲內將

入室山房

卷之九十四

銘

五

齋諸歛賈因稍述其形製而系以銘米元章所謂吾齋秀氣從此不復泯矣戊寅秋半識于羣玉山房

奕奕陽精至自于闐歷漢迄明千五百年法象乾坤腹方趾圓入矩應規天工折旋昆吾鍊鋼篆刻糾纏蠶臥螭遊神物蜿蜒石匣秘藏虹霓在田大隧崇陵綉蝕隱然天發靈光燁煜市厘抱璞以歸陵陽素綠白板精廬蕭條太玄棊几銅尊沉水晝然拂拭焦桐泠泠五絃五鼎萬



鍾浮雲邈綿歲游苦饑豐玉詎憐爰飾明妃以  
媁呼延懷寶迷邦誚彼聖賢我獨何人韞匱自  
妍鸚鵡澄心勒銘如椽秀氣吾齋千秋並傳

白玉如意銘

有序

燕市張燈從二三好事游狹斜得白玉  
如意長尺有四寸首琢靈芝身作子母  
去歲不螭上下相向宛延若生古云玉逕尺爲  
寶此雖長尺餘非逕也然亦奇矣昔人  
以玉柄麈尾爲王謝子弟物余之畜此

必室山房

不卷之九十四

銘

六

聊取適一時而已因銘以識之

誰剖長虹自西極上座談天絳宮闢白晝千人  
走碣石

齋頭小彌勒博山爐銘

有序

歛人斲壤得萬歲藤根二爲彌勒像一  
軀博山爐一座精巧瑰特儼出天成余  
兩遊燕市得之嘗合置齋頭諸好事雅  
相慕翫暇日因命名像三曰聖菩提曰  
木上座曰龍樹尊爐之名五萬季芝仙

人掌小崆峒旃檀座香象龕蓋像惟取  
義爐則四旁上下各從其形且爲之贊  
若銘頌十餘大都穎傳餘瀝存其半以

論滑稽

丈六金身示現寸草靈根不昧孰曰枯槁相彼  
伽文八十二好冢嫡在茲永世爲寶

又

而躬頽然而腹坦然而口莞然問疾維摩胡以  
歌然補處大雄胡以偃然吾弗知其所以然而

以室山房

卷之九十四

七

然

又

超大千界入不二門於未來劫爲無量尊不知  
者曰菩薩之幻相知之者曰菩提之上根

右像

又

木上有火鼎君子以凝香晏寢

又

六螯蟠五龍螫吐玄雲潤八極

又





玉麈尾銘

白馬馱蒼虬駕辟華陽空稷下

九節筇銘

九華仙人九節筇飛行五岳如游龍西朝白帝

上芙蓉玉女洗頭下相逢

爽鳩氏為靈壽丈人

壺公壺銘

須彌山納一芥一壺中貯三界

大鳴夷觥銘

鳴夷公腹如壺挾西施汎五湖

小室山房

卷之九十四

銘

九

又

南有箕北有斗千金一壺中流為友

湘竹如意銘

逍遙七百名理秩如維摩默如文殊憚如

水沉如意銘

龍樹斯雕虬枝若亞畫地隆中談天稷下

長生瓢銘

承露天中俯八極飲泉丘中隘九域拍江中

醉千日



又  
挂之高林由口煩居之陋巷回曰賢慮爲大樽  
周曰然帝錫長庚爲酒船

維地有泉星在天飲如長鯨吸百川有能盡此  
詩百篇

青田核銘

爾腹枵然乎而背騷然乎而口坳然乎而飲飄  
然乎而醉嚶嚶然乎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四

銘

十

旃檀如意銘

以擊珊瑚汝先折以擊唾壺汝先缺旃檀之座  
玄理徹爛熳天花墜春雪何物麤豪逞鋒鐵

趙文鎮一蟠木几置齋頭若翔鸞舞蟬

形甚怪偉乞予爲銘余爲銘銘其足

靈根萬禩蟠蛟螭鳳舞鸞翔紛陸離晏寢凝香  
國華胥我欲嗒然從子綦

頌一首

乾清宮落成頌

大明御寓奄宅四荒華夏再造日月重光  
相繩餘二百禩德化邳隆遐格廣被維 皇嗣

服克長克君薄海外內悉主悉臣高拱穆清幽  
隱畢達霜露所墜洞燭我闈府宮一體臺省肅  
雍仁裕卉木澤彌昆蟲巍巍合宮靡潤靡飾上  
法唐虞土堦茆葦端居高拱二十六年除舊布  
新象魏式懸天心弗違申命災惑祓除故基示  
我物力 帝其明命夙夜咎躬攬一宏綱車書  
來同潢池旣安狡孽旋定辯髮獻琛從好從令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四

七

大工伊曠建樹孔時公輸效長將作請期 皇  
帝曰嘻予罔敢逸仁愛自天惟忒惟飭庶司衆  
職旁午九關僉曰神居宇宙具瞻乃命工師乃  
庀林木選匠荆楊伐材庸蜀靈臺經始蒼赤景  
從西山文石北苑椅桐 帝念其咨經始勿亟  
父事子來堂構如翼翼業言言兩宮告成三光  
在檐七曜在楹杲恩切雲飛薨縮霧蒼龍九旂  
鸞鶴屬路乾一以清坤一以寧維 皇得一  
下以貞明堂旣開清廟旣闢撫馭萬方永示



贊二首

李惟寅太保像贊

睟乎其容坦乎其躬廓乎其度藹乎其衷朗朗  
若萬間之厦峩峩若干丈之松開國岐陽元勛  
上公龍門之下虎帳之中解推盡海宇而不名  
其德安危繫華夏而罔居其功滂若耶于毫端  
流河漢于心胸禰供奉今鳴臯禘都尉今晨風  
髻鬢蜚聲詞林國工壯歲登壇馳驅四封晚途  
壺丘之未始出吾宗也耶

李允達像贊

而形偉然而容岸然而心胸廓然洞然苞千古  
而籠八埏食牛三朝倚馬萬言賦頌西京聲詩  
開元跋扈飛揚作者以前荆玉雙荆蓬蒿蔽園  
砭砭楊亭以守太玄歲值龍蛇命也弗延騎氣

乘風游于混元嗟嗟仲子疇豐而材疇嗇而年  
疇肥而遭疇縱而傳嗚呼仲子孰令汝賢造物  
小兒維汝實忌匪汝實憐予之胡昌奪之胡道  
嗚呼仲子余弗知其所以然而然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四

終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四

贊

十三

乘風游于混元嗟嗟仲子疇豐而材疇嗇而年  
疇肥而遭疇縱而傳嗚呼仲子孰令汝賢造物  
小兒維汝實忌匪汝實憐予之胡昌奪之胡道  
嗚呼仲子余弗知其所以然而然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五

奠文十首

奠王太夫人

代直指蕭公

祭胡太夫人

祭內兄舒允升

祭陳太翁

代巡臺李公

祭劉封翁

代督學洪公

祭劉太孺人

代觀察林公

祭俞太封翁

代張明府

祭陸黃門

祭葉叔明文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五

目錄

一

祭太傅趙文懿公

家君命代

祭

祭

祭

祭

祭

奠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五

少室山房類藁卷九十五

澱水胡應麟明瑞著

新都江湛然清臣輯

清漳盧化鰲龔騰訂

真文十首

真王太夫人

代直指蕭公

維坤元之肇毓兮挺茂德于姬姜降輜輶于鉅  
闕兮佐鼎鉉于明堂鑠天孫之雲錦兮裏月媛  
之霓裳御東陵之玉鳥兮捧南岳之金璫夕西  
火室山房

卷之九十五

真文

一

華而侍宴兮朝北極而偕翔輔臯夔于密勿兮  
翼旦奭于明光刺梅鹽于闔闕兮紆內顧于巖  
廊昭肅雍于寢廟兮篤婉婉于家邦肆大廷  
之簡命兮蜚紫誥于長楊茂賢聲于綸綍兮永  
哲譽于縹緗峩翟冠之璀璨兮被象服之煒煌  
旣柔嘉之爾式兮聿聖善之彌彰胎上真于紫  
極兮誕殊質于閨房授靈圖于廣莫兮闕人代  
之滄桑朝太真于丹闕兮職女史于軒皇挈瑯

瑯之二輔兮吏香案于文昌洎鷓鴣之並育兮



矯汗血之飛黃騁空羣之絕步兮儼特達之主  
璋和陽春于郢國兮肩赤幟于詞場猗婦儀與  
母訓兮隻今古而疇雙極生人之奇邁兮軼明  
盛之嘉祥謂遐齡其川至兮萃百順之繁昌起  
東山于捉鼻兮符渭水之琮璜幹旋璣于帝座  
兮縑黼黻于天閭耀千秋之彤管兮標令淑于  
旂常胡溘捐于一夕兮迴鶴馭于窮蒼超閭浮  
之混濁兮迦兜率之微茫勸萱庭之萎萼兮咽  
蘭砌之摧芳錫珠襦于絳陛兮瘞閣樹之琳瑯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五

眞文

二一

踰音容之聳絕兮杳河漢之湯湯望易遷于霞  
外兮渺去路之悠長某辱師門之鑄造兮尾驥  
足于康莊拜緇帷于堂下兮竊懿範于羹墻驟  
訃音之耳屬兮詠白馬而悲傷紆惠文于鄰境  
兮愕夢寐之徬徨束生芻以寄眞兮絮濁酒于  
椒觴惟鳳簫之鑿陟兮歆薄醑于微腸尚饗

祭胡太夫人

維姬姜之窈窕兮毓靈爽于坤維降輜幘于南  
岳兮維霞珮之離離絜惠心之婉婉兮昭西德

之咸宜羗女紅之馴習兮聿婦訓之脩持爰作  
嬀于巨閨兮恭桃葉之維時肅灑滄于中饋兮  
薦蘋藻于先祗相夫君子于帷幄兮暢威武于戎  
夷從嫖姚于朔塞兮燁飛將之舉旗騰令聲于  
帝座兮躬象服之紆徐維九苞于丹穴兮翮五  
色之長離肆九熊之禬粹兮俾典籍之如飴規  
詞盟于壇坫兮濯文采于漣漪腰斗牛之雙鐔  
兮組雲漢以爲綦旣肅雍于蘭壺兮亦聖善于  
萱堦謂百齡之爾錫兮偕白首于娥眉覲侯封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五

奠文

二

于燕頷兮辨汗血于黃驪胡溢捐于一疾兮載  
天末之鸞旂升大羅于廣莫兮滿謫籍于僊期  
覲上元于高闕兮武萼綠而逶迤目飛瓊而一  
粲兮訝美玉之來遲悲秦簫之獨奏兮析連理  
之匹離痛象賢之遐慕兮泪雞骨之淋漓某等  
竊通家于載世兮欽淑媛之芳儀挹餘休于令  
哲兮祝純嘏之維祺聞訃而躑躅兮麾白馬  
而狐疑傷昊穹之弗恤兮紛扼腕而淒其陳東  
芻于枯絮兮冀盼蠶之如馳維素軒之來格兮



下青鳥于瑤池尚饗

祭內兄舒允升

繁蘭陰之嶒嶒兮峙澱水之淪漣肇人文其蔚  
起兮毓靈爽于東南誕神明之華胄兮邇家學  
之淵源振矜珮于芹黌兮欽髻髻而譽延羗下  
帷而發憤兮絕步履于窺園驅盧王于后乘兮  
揖楊馬而周旋美室家之窈窕兮協麗藻于蘋  
繁逶和鳴于闐闐兮鼓琴瑟于朱絃維槐陰之  
鬱茂兮茁世澤于芸蘭儼三珠之林立兮森玉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五 與文

四

樹于詞垣肆棘闈之飛步兮奪標錦于青錢矯  
垂天之羽翼兮兆水擊于三千旣龍門之屢上  
兮亦陳賦于甘泉期彤庭之獨對兮躍飛兔于  
天閑排雲霓于閭闔兮暢鴻碩于奎躔軼經綸  
于董賈兮邁術業于歐韓胡濬捐于一疾兮仆  
遠志于盛年渺太清之獨遊兮脫凡骨于塵寰  
載靈輻于道路兮歌薤露于新阡咽寒風于丹  
旄兮杳騎氣之翩翩嚴親白髮而鬅倚兮痛長  
夜之漫漫總帷愴以獨處兮望隴樹而哀嘆式



詭見之聳宵兮肯堂構于象賢洎孫枝之觸日  
兮紛振後而承前雖永逝而猶生兮卑輕舉于  
大還觀高門之突兀兮忻結駟之駟蕃恫余心  
之震慄兮悼白馬之遲延渺生芻之一束兮奠  
洞酌于穹泉維雲駟之來格兮下笙鶴于瑤天  
尚饗

祭陳太翁

代巡臺李公

維岳降神是生甫申孰爲之先積功累仁於赫  
封翁淳慤天授中州孕靈大河毓秀樂志丘樊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五

奠文

五

驚蒼鴻騫矯矯亭亭羽儀八埏仲舉高標太丘  
偉度日揭星懸海涵地負躬脩至道畏壘之陽  
俗里薰蒸比屋善良靡畜弗通靡隱弗耀翳翳  
堂槐蔽芾清廟佑啓我師名世儒宗六翮雄飛  
昌辰奮庸釋褐軒墀鳴絃井邑桃李盈阡桑麻  
被域迺膺簡命逕蒞淮漕芻粟千倉雲屯田郊  
貪墨劇心豪強攝氣南迨吳淞北訖燕薊十禩  
霜臺白簡豸冠爲社稷臣貽四海安天子曰

俞撫我京國爰開大府百吏受職何教非翁師



於于承何澤非翁師沛于行駟馬高車翁門既  
關鳳詔霞章翁既報食芝蘭繞膝戲彩合餘  
五福萃躬若固有之拭目經綸霖雨一代通觀  
厥成兆姓允賴云胡二豎奄勿膏盲躡霧乘飈  
遊于混茫僊馭翩翩瑤臺鶴白雲在天帝所  
甚樂熒熒我師純孝夙鍾罔極劬勞哀感昊窮  
翁臥一丘翁德萬姓烏奕融昌全歸奚恨某濫  
竽堂廡廁列門墻沿溯淵源嘆慨望洋聞訃震  
驚匍匐奔走自馬皇皇羈馭官守生芻一束遠  
入室山房

卷之九十五

歸文

六

致微誠方寸飛馳搖搖旆旋有醴在筵有牲在  
俎徙倚青虬降格下土尚饗

祭劉封翁

代督學洪公

於戲碣石之靈醫閭之精挺生人豪太阿發矟  
燁若孤霞爛如列星百尺無枝矯矯亭亭懾暴  
鋤強掖懦扶傾族黨比閭恃公輯寧武略鷹揚  
文鋒蝟興材捷數奇脫銜浮名遁迹竄山脩持  
姪嬰布襪苴屨棲神練形草拾金光芝餐玉英  
丹青跨鳧赤岸騎鯨穀貽冢嗣狎騰一經掣電



西池博風北溟試宰百里續紛頌聲 帝曰循  
良首鑄御屏作朕耳目天垣驟升有焯 鸞章

飛馳

大廷鬱鬱堂槐那家幹楨偉哉維公適

觀厥成移孝疇先勿欺是徵苟利宗社毋卹生  
平黃門矢操維白維精請劔尚方朝陽鳳鳴封  
事萬言海隅艷稱檻折輪埋飛霜晝零公食爲  
甘公飲爲頰詎曰投荒 天王聖明岳岳高風

人倫重輕大賓鄉舉允協輿情紫氣青牛廻翔  
漢京謂越期願于億斯齡云胡一疾奄忽遐征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五

眞文

七

擁霧乘飈十樓五城廣陌哀恫窮鄉悼驚國逝  
黃耆朝嗟老成某等夙明世講邁融若膺筆研  
追隨通家過庭跽祝嘉祥五福備登溘焉聞訃  
躑躅屏營白馬生芻徬徨旌旌旣束官守彌傷  
典刑洞酌陳詞涕集如傾維公鑒格聿來雲駢  
尚饗

祭劉太孺人

代觀察林公

靈光孕育今維婺之躔順德凝承今繫坤之元  
肆籍龜臺兮雲裳霧鬢握手二娃兮降于江潭



名門作嬪兮令聞廣延舜華燁敷兮有渥其顏  
夫君式好兮婉嫿靜嫻高堂視膳兮肅雍慈虔  
申椒蘂芳兮陸離蕙蘭禋祀克共兮拮据蘋蘩  
妯娒繽紛兮闔無擇言臧獲優游兮強力自前  
操曰若光兮提甕若桓彼蒼胡奪兮一蹶弗旋  
喆胤垂髫兮泣血汎瀾支床雞骨兮抱經熊丸  
紫氣燭穹兮太阿龍泉 賜履尚方兮花栽鄴  
樊八翼雄飛兮集于禁垣正笏垂紳兮驅除佞  
讒直聲振代兮於維象賢 綸綍輝煌兮聖善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五

眞文

八

廣傳躑躅黃門兮板輿夢懸飲恨終天兮莫贖  
九原亂曰乘罡風兮鳴珮環左赤豹兮右文鸞  
歷瑤池兮餐大還靈昭昭兮樂蜿蜒從夫君兮  
日游樂闕東海兮成桑田產渥洼兮遊 天閑  
駕屬車兮鏘和鑿曠祿養兮淪斑爛憶劬勞兮  
衷愴煩嗟罔極兮慟潺湲美孝思兮劇纏綿和  
楚些兮垂千季

祭俞太封翁文

代張明府

維公洞庭毓秀陽羨儲精懷琳抱璞履素含貞



隱迹丘園長嘯雲岫氣軋虹霓宵蟠河宿七尺  
之軀萬夫之雄龍泉太阿孰嬰其鋒施弗近名  
善弗期報大德弗彰高門迭耀桓桓吏部玉質  
金相南宮奮迹天署翱翔矯矯令君人龍文虎  
摧桂禮闈掄魁天府於惟明公遙觀厥成生人  
至樂宇宙孰榮居貴日虛處盈愈下閭巷青雲  
鄉邦大厦納汗酒垢排難撫災太丘之度義方  
之懷僉謂燕貽維公足法僉謂顯揚維公爲烈  
龍章燦爛鳳詔燦煌朱紱方來于彼廟堂矢舉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五

眞文

九

百齡維祺壽考爲世靈光爲時大老云胡一疾  
奄忽夜臺乘風騎氣返駕蓬萊月犯少微峰摧  
岱岳薤露興歌松關冥漠皇皇哲嗣煢煢賢孫  
當官聞訃摧裂心竟某等忝竊同袍因緣年誼  
骨肉通家情均靡二方憑耆宿示我周行典刑  
漸沒五內如崩敬束生芻將此洞酌來格惟公  
遙天笙鶴尚饗

祭陸黃門

倚歟陸公矯矯人龍豫章驍驍寶玉大弓



博宵剖符百里單父絃歌河陽桃李循良比迹  
豪獷革心仁孚赤子教洽青衿天子曰都汝  
來禁闥糾繆繩愆拾遺補闕猗歟陸公進思盡  
忠正笏垂紳百僚歛容直道難容一麾海嶠息  
駕投簪徜徉嘯傲裴公綠埜謝傅東山六合蒼  
生延頸賜環帝念老成朝訪耆舊鳳詔頻飛  
蒲輪遠就謂公復起握樞秉衡大廷耳目  
當宁股肱詎意雲輶溘焉長逝九列典悲萬夫  
殞涕某髮齡沐教庇藉恩私提攜卵翼慈父仁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五

奠文

十

饗  
師洞酌載陳生芻載束佇望瑤笙聿來空谷尚

祭葉叔明文

奕葉華宗兮越海之隅誕降精靈兮婺女之墟  
南金貢闕兮漢維相如六館肄名兮翺颺長  
裾水竹會心兮人境是廬平原河朔兮聿來高  
車緗纈四部兮鄴架廣儲八代神交兮三唐拈  
据瑰詞藻發兮秋江芙蓉令譽光融兮水  
珞捧檄金門兮趨躡石渠枳棘卑棲兮鸞鳳



今經武夷九曲兮洞天踟躕霞色幔亭兮羣仙  
授書夜郎萬里兮一麾扶餘昆明點蒼兮九夷  
是居濁世詎諧兮戚施籛條迴首苾芻兮白雲  
卷舒拂衣三逕兮萼羹鱸魚騎鶴吹笙兮言旋  
太虛絮酒在筵兮生芻在除蒼虬帝闈兮極目  
歛歛尚饗

祭太傅趙文懿公

家君命代

猗歎我

明光岳鍾靈盛于

世皇迺生名世

誕應昌期維澌之陽三策天人纒纒萬言大

少室山房

八卷之九十五

真文

十一

廷對颺

天子曰俞五色雲笑輪囷

廟堂執

戟形墀如彼高梧晨暮直道匪躬正色

昌言狐狸遁藏一夫橫行影滅天燹百條彷徨

公髮指冠面折權儉以植大防貝錦齟齬馬首

遂東馳驅夜郎爰集朱明歷探洞天耀真良常

夜登羅浮絕頂題詩淋漓石廡今古賢豪始興

昌黎後先若望度嶺過歸潘折梅花以充宦囊

焚彼銀魚棲我碧山岩阿芟房湧雪紫霞玉露

水簾迴環畫廊綠埜逍遙問道容成游心上皇



神聖嗣興地闢天開顯忠遂良首御蒲輪少宰  
成均清華歷敷 詔下老臣汝作雨霖大川餘  
皇 元首股肱喜起賡歌謨謀頡頏統萬逋逃  
負固窮城主帥是戕公怒赫斯立命元戎剪鋤  
亂蝗蝥茲有苗曠藉藩市兇威陸梁公運神機  
鬼禡羣奴款 封乞降中州易子西播弄兵海  
隅涕湯公坐 闕庭默奪潛消四空彗芒慨念  
皇儲國本攸關夜寐弗遑力疾上書洞格 宸  
衷老成慮長一十二年身係安危化徵越裳相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五

真文

十一

業維公岌業鬼戕超蹤漢唐 帝眷彌殷天庥  
洵加百福煒煌麟趾振奕葉芝蘭芬敷棣棠  
言念赤松累疏乞骸歸侶二皇 天子曰都莘  
埜渭濱期頤帝傍公戢 上知迴首白雲歛獻  
太行巽巽昊穹一老弗遺傾頽棟梁大星墜垣  
五位震驚九列悼惶賻贈褒崇日月昭回賜車  
輜輶維公與余束髮同嬉翔翔棘塲晚節端嬋  
兔絲喬松永矢弗忘屈指晝遊太白望 生平  
願償遐計條聞五內痼痲崩摧若狂於 維公

傳極人臣師兼帝王於戲維公子姓孫枝雲初  
發祥公德九原公望三朝公勲太常既尊既榮  
既壽既康公逝弗亡蘭陰蒼蒼蘭澤湯湯公騎  
石羊羽蓋霞軒聿來故鄉鑒此薄觴尚饗

趙咨

趙括上

趙括下

韓信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五 終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五

真文

十三

望酒濱期明禮傍公戰 上知迴首白雲欲獻

太行乳乳吳穹一老弗遺傾頽棟梁大星墜垣

瓜羊杯蓋霄神聿來好潑鑿此靴翹尚饗

潤膏潤康公並典寸蘭劍蒼蒼蘭澤湯湯公騎

發祥公德九原公望三朝公勲太常既尊既榮

既壽既康公逝弗亡蘭陰蒼蒼蘭澤湯湯公騎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六

論十首

晏嬰

豫讓

樂毅上

樂毅下

趙奢

趙括上

趙括下

韓信

關羽

龐德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六

目錄

一

關羽

龐德

趙括下

韓信

趙奢

趙括上

樂毅上

樂毅下

晏嬰

豫讓

論十首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六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六

澱水胡應麟明瑞著

新都江湛然清臣輯

清漳盧化鰲翕騰訂

論十首

晏嬰

夫春秋之世之亂也而忍言哉蓋君臣之義絕矣晉欒書中行偃執厲公召韓厥厥曰二三人不能事君焉用厥也齊崔杼弑莊公人謂晏嬰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六

論

一

死乎曰君死社稷則死之若爲已死非親暱誰敢任之韓厥晏嬰夫非春秋所謂賢者哉君父之仇義不共天臣弑君子弑父殺無赦無論其職大小也二子身爲大夫驟聞君父之難當率先有衆奉大義而赴之誅元惡以靖國家上也苟不能則死之又不能則去之舍是亡可言者方厲公之執而書偃之召也厥橫身力爭庶幾萬一挽回必不得已猶當致命畢力于嗣主之世而始焉則爲克之中立以觀其變繼焉則爲



居之比周以怙其終晉尚爲有人乎蓋厥也弗  
臣而悼也弗子矣夫人臣之義食焉弗避其難  
嬰之食誰之食也莊弑而弗從猶之可也方莊  
之未弑弗當諫與迨莊之旣弑弗當討與諫而  
弗行與討而弗獲弗俱當去與四者之義嬰亡  
一焉生食其祿死而置之臣焉用哉夫春秋之  
世君臣道絕矣以二子之事如彼而世以爲賢  
後世亦卒無有聲其罪以責之者甚矣大義之  
難明也

火室山房

卷之九十六 論

二

豫讓

豫讓漆身吞炭以媿人臣之懷二心者讓蓋以  
義士自許也當其時通國義之迄于今萬世義  
之迺宋儒蘇氏胡氏直以爲聖賢大學之道甚  
矣其識之陋也余以爲讓特刺客之好名者非  
惟弗知義殆近于弗知恥所持論正以導人臣  
之懷二心而胡以愧也夫君臣父子一也父有  
弗子子無弗父君有弗臣臣無弗君孟軻氏論  
手足腹心報施之道至矣而其言可以訓天下

之爲君不可以訓天下之爲臣可以陳于唐虞  
桀紂之朝不可以陳于春秋戰國之世以故言  
出于孟氏而豪傑猶或非之然而曰犬馬曰土  
芥曰國人曰寇讐其輕重之等較若也夫范氏  
荀氏滅于知氏知氏滅于趙氏則知氏于范氏  
荀氏正趙氏之于知氏也讓以衆人報范氏荀  
氏則二氏之亡仕他姓可矣曷在乎仕其故主  
之仇之後而且爲之盡力也不幾于寇讐之報  
犬馬之視乎夫瑤之未敗果知之讓擇而事之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六

論

二一

惡取其知瑤之將敗希爭之讓默而成之惡取  
其賢瑤亡也可以死矣弗死襄執也可以死矣  
弗死至再刺而再執也猶不死惡取其勇俾襄  
子而再釋焉將以刺終乎將以弗刺終乎刺而  
中胡以見襄子于身後刺而弗中胡以見襄子  
于生前終止而弗刺胡以自立于天下萬世故  
吾直以讓非惟弗知義而近于弗知恥也其厯  
厯焉惜其一死務以苟成其一刺之名而已于  
人臣於二心奚有也卽人臣二心將以讓藉口



而後又奚媿也然則爲讓計宜何如曰死范  
氏荀氏上也死知伯之亡次也死襄子之執又  
次也以刺而報其主則已早早再刺而再弗行  
而卒弗死而徒欲以漆身吞炭愧人臣之懷二  
心者難矣哉

樂毅上

樂毅不拔二城夏侯玄以爲庶幾湯武何其陋  
哉河汾氏從而史之肴山氏又從而駭之是皆  
有疑于毅之不取而未嘗熟察古今攻守之大

水室山房

卷之九十六 論

四

勢也以吾論之卽墨之守不必智如田單而後  
全而二城之拔非特毅不能卽力與材倍  
徒於毅者未可必也請不以戰國推之燕視秦  
鬪士孰銳毅視武安君起將略孰優下齊七十  
餘城坑趙四十餘萬震中孰甚燕之圖卽墨視  
秦之圖邯鄲孰悉平原安平之應變孰短孰長  
智者所了也然起以百戰之威挾秦國之衆乘  
長平之勢感垂亡之趙一圍而不能舉命而  
不肯行三迫而甘伏杜郵之劔觀其力拒

之請卽未必盡然而邯鄲之不易克固昭昭矣  
獨于毅焉疑之可乎夫齊之與燕勢相軋也單  
之與毅略相等也然而主客異勢怠奮異心重  
以嗣主狐疑鄰國及間亡臣合力戰士思歸騎  
刼之代蓋毅有天幸焉不然其能成師返哉故  
吾謂卽墨之守非單亦全二城之拔非毅所及  
而論事者必灼見古今攻守之大勢而後可也

樂毅下

甚矣攻守之勢之相懸絕也故守者將有不必

必三山房

卷之九十六

論

五

才兵有不必衆而攻者將之才有無所用而兵  
之衆有無所施夫王莽以百萬圍昆陽也而殲  
隋煬以百十三萬圍平壤也而潰此其兵莫衆  
矣則曰將非才也孔明以十萬圍陳倉而不拔  
孫權以十萬圍合肥而幾擒此其將莫才矣則  
曰兵非衆也光武悉漢將之良以圍天水而折  
北神武悉齊兵之銳以圍金墉而殞身此將非  
弗才兵非弗衆矣則猶曰敵堅也拓拔英揚大  
眼以四十萬圍鍾離而隻輪不返郭子儀李光



以六十萬圍相州而九帥盡奔此將非不才  
兵非不衆敵非不脆矣則猶曰救至也至魏太  
武屯百萬于宋唐太宗聚天下于遼則不惟將  
之才絕古今而且帝矣不惟兵之衆極海宇而  
且精矣

王莽

隋煬兵未必

加以盱眙小城安

市夷帥敵非勅也義隆膽破延壽望風救已絕  
也然而卒自解者何以故也故曰攻守之勢懸  
絕甚也有善守則無善攻也而况乎樂毅之將  
燕昭之兵而攻乎田單之守若之何二城之可  
拔也而夏侯氏以庶幾湯武然乎否哉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六

論

六

趙奢

自山東遭秦禍諸侯之得志者三而蘇氏之合  
從弗與焉孟嘗之臨函谷也信陵之存大梁也  
趙奢之救閼與也孟嘗信陵俱貴公子率列國  
以攻秦獨奢起小吏提孤軍大破秦師其事甚  
偉功甚奇而讀史者忽焉第知奢之勝而已而  
所以勝弗知也當秦之圍閼與也惠文以問廉  
頗以爲難救何哉閼與之地秦韓趙三國之交

有攻韓而移兵闕與蓋出趙之不意也而趙始  
發兵救之令秦也據險以拒趙若魏太祖之屯  
柴壁則趙師阻令秦也扼險以要趙若唐太宗  
之襲美良則趙師殲二者皆曉兵所忌而頗位  
趙上將氣聞諸侯固不肯輕用其名鬪成敗于  
鼠穴也奢則未嘗有戰伐之勲一旦欲翹然自  
樹勢不容不出死力以見其奇而奢方拔自細  
微又易以愚秦耳目于是頓兵邯鄲增壘以示  
吾弱而弛敵之防堅壁以蓄吾威而俟敵之間

必室山房

卷之九十六

論

七

至于二十八日之久彼師已老而我師方壯然  
後乘秦之無備而卷甲以趨之彼欲拒吾於險  
之外而吾已入欲邀吾於險之內而吾以出此  
秦人悉甲來攻而吾壁壘已成士有必死之志  
以久蓄之鋒乘初至之銳勵必死之勇以馳乎  
疲勞暴露之師此其廟勝之勢在趙在秦不待  
智者而決矣或曰奢之勝歷之謀也歷所謂厚  
集其陣先據北山皆兵家之常偶合于奢而奢  
用之蓋奢之勝而非所以勝也奢受命出師勝



秦固燭鑑焉而俟歷乎哉然則廉頗之議失與頗秦所忌奢秦所易也奢將則敵信而弗疑頗將則敵疑而弗信故奢之事頗雖勇有弗能行頗之言奢雖勝有弗能奪也夫道遠險狹頗之言誠未爲失而括也長平大劔亦父奢闕與事狃之悲夫

趙括上

白起坑長平四十萬古今以罪趙括輕躁寡謀可罪也而長平之事則大有難言者世襲故常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六

論

八

類以括爲妄庸豎子則弗考之甚也何者四十餘萬之衆匪易御之師也四十餘日之圍匪易支之困也使括也而果妄庸豎子若宋義劉秩李元平輩將鋒交卽潰曷能以其衆戰耶將伏發卽殲曷能以其衆守耶以四十萬之兵陷必死之地壁四十餘日之久而無一叛者至括死而後降則括之爲括可知也括當時所與援掣對壘何人哉秦兵之強天下靡敵焉白起所擊

天下靡堅焉彼且因失地之忿勵用壯之師非



聞與之戰兵無名將無勇者比也當起未將而  
頗之禦讎已憊矣泊乎武安旣出秦掃境以潛  
屬之而其王又親至河內發穉弱以趣之蓋不  
啻宋人所謂空國而戰者噫嘻當其時事勢之  
亟何如也吾以卽信乎弗代而馬服復生未易  
云也夫括也果若李元平輩則一王讎舉之矣  
而胡以必起以寡擊之以正擊之亡不可者而  
胡以用衆而胡以用奇且一朝食滅之矣而胡  
以若是久也惟將而必起而必用衆而必用奇  
火室山房

卷之九十六

論

九

趙括下

秦之縱反間也第欲將括趙卒將之而括卒覆  
其軍胡秦之巧趙之拙而括之愚也當孝成之  
受上黨也議之平原以廉頗當起其策之亦審  
矣及頗失亡堅壁孝成讓之而秦間之入直以  
頗爲易與且降頗也將四十萬之衆外創于敵  
而內迫于君是章邯鉅鹿之勢也縱頗之才足  
以堅守趙之君臣而聞斯語其能無矍然動哉



而當其時孰可以代頗者馬服死安平亡李牧  
方保塞未知名蓋六國之將舉亡任此不獨趙  
也獨括素喜兵時亦以能將歸之而先是父奢  
又嘗代頗却秦故孝成平原驟舉之而不惑也  
夫秦之利在去頗不在任括趙之失不在任括  
在廢頗頗代而四十餘萬之命已懸于白起之  
手矣方是時趙之夙將頗外樂乘龐煖二子而  
已趙不將括而將二子未必不爲芑卯扈輒之  
續而其敗或速于括未可知也括堅守四旬而  
以悲之

必聖山房

卷之九十六

論

十

韓信

神矣哉漢高之智也其智之神蓋不惟顛倒一  
世且籠絡萬世而愚之夫韓淮陰之反不反于  
武涉蒯通之說而反于擊豨豈人情哉自史遷  
文致獄詞世遂徒惜其功大而弗克終至苟名

能扼腕者又率以高自將而蔽罪于后雉此淮陰之寃所以亘古不自而天下萬世咸籠絡于漢之術中而莫悟也高于當時所深惡而劇畏者籍耳信耳自臨淄之乞封與固陵之割地高之亟欲取信曷嘗一日忘之迺至垓下之戰蹙百勝之楚于掌股之上而立致其亡高之所畏而惡且不在籍而在信而信方子牙然抱其微誠今日却武涉明目辭蒯通以漢終不忍奪我不知楚且亡而已且暮及矣夫奪信齊而徙之

必室山房

卷之九十六

論

十一

雲夢猶置蛟龍于大澤而日虞其騰也奪信楚而居之咸陽猶柙虎兕于高堂而日虞其攫也蓋漢之縛信不待陳兵之變信破籍而陳平之謀已策矣漢之戮信不待家衆之誣高擊豨而蕭相之禍已成矣夫豨匪在越伍也所將則勁兵而翱翔趙代爲漢疾將諸齊燕而信則以腹心虞之命將擊豨周勃灌嬰章比比皆也其胡以舍信于近而事豨于遠也信之材高廢不以罪海內功臣已人人號疏



積慮必戮信始安戮之復不以罪則功臣愈危而高亦亾以自解于天下萬世卽聲罪戮之猶或慮夫世之投喙于我也則無若自將以擊豨而推后以戮信夫然後罪信者咸以失職怏怏罹禍致疑間有矜信第以雉一婦人不當顛戮而高也竟遁之乎是非袞鉞之外於戲此淮陰之冤所爲亘古不自而天下萬世咸籠絡于漢之術中而莫之悟者也夫淮陰之愚于漢吾不暇惜而天下萬世咸愚于漢而莫之能悟則吾

火室山房

卷之九十六

論

十二

之論有不容秘之終身者矣

關羽

余讀陳壽書至關壯繆之走麥城未嘗不掩卷三嘆也蓋漢事至斯遂無復可爲者矣王長公謂荊州之失昭烈與有責焉當壯繆破襄宜遣孔明益德帥精甲數萬控扼江陵遙相首尾庶乘魏之釁而伐吳之謀其論甚卓而史考時勢則有不遑及而且有不必然者先是劉封蓋達屯戍上庸羽始圍樊累趣發兵而二人術其矜



高壁閉不出以致逕路斷絕迄墮吳寇之奸當  
南郡既失麥城孤危二人罄兵風發赴難卽亡  
救荆亾何至壯繆父子駢首淪胥致古今一大  
扼腕哉若昭烈之不預遣孔明益德非委羽也  
三蜀甫定驚擾不常如魏衆所傳日斬數人而  
莫能靖孔明固未可且夕離蓋德破張郃鎮閬  
中移軍遠出卻必乘虛來寇亦非所以救輯巴  
微總之時勢未遑然俾昭烈逆計羽之安危則  
寧舍巴蜀而援荆之師有不俟終日者要以羽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六

論

十三

方乘勝而南郡匪旦夕可下或小有利鈍上庸  
密邇足相應援詎意封達外証芳仁內叛瓦解  
土崩至于斯極也耶夫漢事可爲僅僅羽威振  
華夏之頃而一跌至斯此吾所爲三嘆流涕欲  
磔呂蒙之屍于千載之上者也

龐德

古人云死有輕于鴻毛者其龐德謂哉德之于  
蜀以故誼則主超在焉以天倫則兄柔在焉何  
親于魏而必附之况德旣食張魯之食矣魯滅



子操則操者魯仇而德委質于操以終其身其  
視壯繆守邳見執曹氏間關萬死故主是求至  
竟立效報曹而後去者其人何如也且也中山  
帝室之胄海寓所知德豈有胸無心者流顧捨  
正統之昭烈大節之雲長而奮臂螳螂致命篡  
竊方其就戮雲長親諭之降而惡言抵觸自蹈  
天誅據德所云魏王帶甲百萬等語徒以操竟  
威虐焰雄視四方詎復知所謂順逆邪正哉操  
一天下德且爲上佐爲元勛彼區區一死而足  
償其助桀之罪也而矧乎其死于操也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七

論八首

諸葛亮

張郃上

張郃下

魏延

劉裕

高歡

高敖曹

慕容紹宗

爾朱榮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七目錄

爾朱榮

高敖曹

慕容紹宗

魏延

高歡

張郃下

魏延

諸葛亮

張郃上

論八首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七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七

澱水胡應麟明瑞著

新都江湛然清臣輯

澱水趙鳳城文鎮校

六論六首

諸葛亮

武侯人品信軼漢唐而班三代矣迺其人才又絕出于三代之下者夫三代而下稱才之盛莫如漢漢高之目三傑也其才猶千古一邁也然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七

論

一

良能運籌而未必能臨陳何能治國而未必能運籌信能行兵而未必能治國高能用三子之長以取天下而弗能以身兼三子之長武侯之才則三子之長以身兼之而且能取天下能取天下而且能弗取者也夫武侯之治國人能悉之其運籌之大者隆中以一言定鼎江東以片語致師祁山之出麗統坳法正叵間一二僅存無益勝負之數審也而曹氏謀臣策士布列後

先武侯惟綸巾羽扇談笑道之而司馬諸人一

籌圖措卽曲逆剛成紛綸帷幄而庸詎加焉迺  
其時蜀將之堪大敵者關張黃馬久歿行間第  
魏延足使而狼戾矜高尤難獨任故自銜亭失  
事之後前茆後勁皆身當之斬王雙圍賈栩破  
費耀走郭淮敗宣王馘張郃迄于斜谷之運渭  
南之耕未嘗別遣一軍獨任一校而八陣一圖  
同流宇宙爲萬世法則武侯行兵克敵廉李遜  
心若可見矣夫相可與治天下而已夫將可與  
平天下而已鈞之匪所以取天下也取天下必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七 論

二

其中有帝王之度混一之規乃能得之故蕭張  
淮陰不遇漢高將相之才終無以自顯而矧于  
天下武侯則可以將可以相可以取天下而無  
所藉于昭烈之錙銖也夫懿之神奸籠絡一世  
蓋亦庶幾有取天下之慮者而兩雄相當智窮  
力屈巾幗之受借曰老師而蜀方屯回恃久上  
下一心天假歲餘魏明天折曹爽紛爭國難四  
起揚旌以入秦隴關洛悉無人之境矣吳之甲  
兵孰與中原吳之閫帥孰愈仲達魏滅吳孤舉



九州之八以壓一隅手取天下興禮樂又何難  
焉而武侯則未嘗有意于天下之取要以答先  
主之知明老臣之節竭盡瘁之忠而已吾故曰  
武侯者無論其人物品流軼漢唐而班三代其  
人才亦絕出于三代之下而不可載觀者也

重刊未張郃上

余以爲張郃街亭之戰蓋古今天幸之尤者非  
可以兵家得失論也夫郃之在魏稱宿將知名  
然不過一校之任趙雲魏延等埒耳當武鄉出

火室山房

卷之九十七論

三

師關張黃馬悉喪亡矣而趙雲尚在不以督街  
亭而以軍箕谷何也雲年力暮衰陷陳先登慮  
非壯日而箕谷潛師張皇一面非雲之老成持  
重故未易勝也則蜀將可使當其時宜莫如魏  
延而武鄉復置之不用曷以故哉延始出巴中  
卽欲分道與亮會于長安尋武鄉用兵一版紀  
律以延之負勇好奇使當前隊或任情輕敵以  
致他虞此武鄉之慎也舍二將而蜀之良無幾  
矣其以大衆付之馬謖之手固由設計畫辨才



見知夙日蓋亦大不獲已存焉迺其遣謬也行  
師制勝當事有畫一之規而孰意謬之敢于方  
命也壽史明言違亮節度舍水上山舉措繁擾  
郤因絕其汲道大破之俾謬也率履周行毫無  
矯越乘初出之鋒併三郡之力拔王平以當旗  
鼓而援桴擁銳奮命而前武鄉親率魏延吳懿  
等長驅以蹶之郤將授首伏屍之不暇而暇待  
水門之役乎哉嗟夫明如武鄉違衆而舉謬受  
知如謬違亮以覆師而郤逢其適而徼其功吾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七 論

四

故以街亭之勝爲天幸之尤者也蓋自是武鄉  
出師遂身爲前鋒不復命將矣卽武鄉垂歿遺  
教楊儀反旆鳴金魏衆却走死生付達之謠遺  
笑無極夫以殞逝之武鄉按其章程足以摧懿  
于後日矧以生存之諸葛循其節度不足以破  
郤于當年哉然則街亭之勝信古今天幸之尤  
無論乎兵家之得失也

張郃下

難曰郃之成功若吾子言信天幸匪人謀矣迺



本傳盛稱郤久鎮邊陲長于應變昭烈武  
鄉威深憚之其聲實懋著奔走敵人豈悉微天  
幸無預人謀也噫郤之籌略器能槩之壽史終  
身可考矣自去袁氏歸曹公雖平魯破超時奏  
勞伐皆一戰之任非仗鉞登壇自建旗鼓也邈  
曹公還自陽平留拒昭烈始擢之衆將俾督諸  
軍然而守疆塲則漢中陷沒佐統帥則夏侯喪  
亡至進兵宕渠一遇益德萬衆盡殲棄馬緣山  
爲世辱戮尋曹公身至巴中精甲被野郤爲上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七

論

五

將公能規恢尺寸鼠竄故邦此其才略器能圖  
近出羽飛之下而敢望諸葛之萬分哉暨郤因  
天幸踔跋樹亭魏宜顯委西方永杜敵患廼武  
鄉載出舉朝惴惴惟蜀是虞選將罄兵空國而  
戰主之司馬佐之郭淮費耀戴索魏乎賈栩之  
屬國無留良而郤也受命宣王僅同一校胡街  
亭制勝于前者大勲陡滅而祁山因敗于後者  
銳

神哉則郤之爲郤昭然可見魏明帝論

司馬以西方事重非君莫可固洞悉餘子之才



艱于禦侮矣非馬謖庸夫自投死地卽王平之  
守郿且兩攻之而莫能克而矧乎其他也吾故  
曰郿之成功古今天幸之尤不可以兵家得失  
論也夫自昭烈旣崩魏疆弛備武鄉始出蜀勢  
方張使天祚炎精木門之殲早遂茲日則咸陽  
以西一舉底定長驅河洛堯冀風靡不半載而  
中原復可也惟漢祚告終而街亭一戰實大運  
興亡之候故冥冥之中若使若尼智無所運巧  
無所規蓋渭南之卒師不待大星宵殞而後決  
矣夫然則街亭之役天實爲之而謂亮爲之或  
謬爲之哉郿爲之哉

魏延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七

論

六

始武鄉之出祁山也前鋒將魏延欲假奇兵五  
千道子午襲咸陽謂長安以西一舉可定武鄉  
以計危不用議者至今惜之是徒知街亭喪師  
貽討賊之憾而不詳覈事勢之當否籌畫之是  
非也古之伐國而以奇兵勝者衆矣然必其國  
之削弱主之昏庸與臣之儉邪與將之驕二而



後可故梁元帝之誦道陳後主之賦詩皆敵兵  
思凡蒙蔽罔聞以致天塹爲墟宗社淪覆乃三  
軍之帥非得于謹楊素賀若韓禽輩尚未易言  
也鄧艾道陰平以滅蜀允謂不賞之勲陳同父  
氏猶以微幸行險折之百代之下若延之請奇  
兵以襲函谷其事勢可同日議哉魏何國也全  
盛之國也敵何主也敵達之主也大臣則曹真  
蔣濟矢心于其內諸將則張郃郭淮効力于其  
外而司馬懿之窮姦極宄馳驟疆場其握筭若

神明發機若鬼賊而謂子午之途若陰平之道  
長驅以入無人之境乎卽延能以一旅奄至咸  
陽蜀援未交魏救四集窮城獨守究竟奚之無  
論長安以西寸壤難拓五千精甲且盡沒虜廷  
矣武鄉身統六師關中震動乎取隴右規出萬  
全而舍彼康莊希此詭遇乎是其事勢之艱毫  
亡克理而延者猜狠之雄傾危之黨又匪可寄  
之重任屬以深謀者也考延委質武鄉推鋒司  
馬塞旗陷敵勇略足稱迺發縱指示靡非戎幕

亮亮出師未嘗委之別部予以一軍彼其人才固可槩見及武鄉之卒遺令殿師茲何時也大喪在前大敵在後全軍返國尚慮不支而延奮欲部曲先還身留擊賊卒以中途叛亂三族誅夷此其才識器能庸人之下而妄希五千組練一舉足而定咸陽其籌畫是非武鄉所謂臣之未解莫斯爲甚矣於戲始出祁山三郡響合街亭一戰士氣焚如要以天促炎精堂堂之陳嗟跌意外而矧乎行險徼幸覩獲大功然則延策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七

論

八

之不行益以覘武鄉之遠識而不足爲憾也

亮一考武鄉傳出師祁山不載延議延本

不載其傳但言延每欲與亮異道會于潼關

一舉兵而亦不載此謀僅見裴注所引通鑑因

其此其水之恐未足深信總之街亭失事羣議

紛紛出武紛拏使當時一戰而克多日寂然矣

惜哉

劉裕

英雄之士崛起紛爭戰伐之際必先有濟世安



民之大志而後可與成撥亂反正之大功志不  
先定而汲汲焉據高墉竊神器苟以傳其子孫  
此盜賊之靡而胡足議于英雄之萬一也秦之  
將亾也項羽劉季所謂時之英雄也觀始皇車  
服儀衛之盛一則曰大丈夫當如此一則欲取  
而代之吾以爲兩人者皆富貴之徒而匪所以  
議于英雄之大業然而羽誅宋義破章邯以五  
載恢霸迹季降子嬰報義帝以三傑定丕基彼  
皆卓然自立而未始竊秦之名擅秦之勢拊其

小室山房

卷之九十七 論

九

背扼其吭而竄之位則列之英雄之等而亦宜  
也蓋至于光武文皇而英雄大業庶幾近之矣  
髻鬢之齡掃蕩隋煬比蹤湯武故三代而下得  
國之正必曰漢而唐而宋弗與焉以宋之得國  
匪正也非吾所謂英雄也迺六代之君劉宋之  
裕則大異于是矣裕奮臂草茅不階寸尺覆孫  
恩殪盧循夷桓玄滅譙縱縛姚泓虜慕容超百  
戰百勝幾一四海不可謂非英雄之主也今



果有濟世安民之志則建業偏安之晉劫迫于  
文景戮辱于愍懷不足爲天下共主允矣矧其  
皆逆臣僭叛正朔已無狂虜紛更中原久沒吾  
首建義旗救殘水火肅清胡羯分北羗氏揭夷  
夏之大防還帝王所自立且夕惟畏天命悲人  
窮而江南一綫絕續有亾漠然無問泊乎謳歌  
獄訟朝覲來歸不得已卽天子之位履九五之  
尊俾曹馬腥羶一洗宇宙吾之大統排典午而  
遡炎精豈非撥亂反正萬世一晷哉不知出此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七

論

十

徒見操懿以還徃徃假禪受以愚民耳目而晉  
氏諸世家公族布列中外又未易一舉而盡薙  
之于是挾懦君據強勢深謀劇畫惟篡是圖今  
日殺謝混明日殺僧施又明日殺諸葛長人無  
非殺其異已而便于篡者也今日逐魯軌明  
日逐國璠又明日逐司馬休之無非逐其異已  
而不便于篡者也今日用劉穆之明日用徐羨  
之又明日用傅亮謝晦無非用其不異已而同  
事于篡者也內釁消羣醜集于是大發兵以剪



外寇首取燕次取粵次取蜀又次取秦秦之亾也魏人重足河洛震怒裕能翻然改圖置晉度外乘關中之勝推吳越之鋒猛將銳師長驅北向魏雖全盛以拓拔嗣之庸庸而當裕之神武以長孫嵩之憤憤而當王鎮惡檀道濟之威名其折而宋也必矣彼屈丐者犬鼠之媒裕一天下將稽首務面匍匐遠塞之不暇而敢窺函谷之泥丸哉廼裕也一篡皇皇無復他慮聞劉穆之死卽日南歸以稚子儉夫鎮邊巨寇三秦故

水室山房

卷之九十七

論

十一

土緣手失之蓋裕之肝腹崔浩王買德之徒洞燭之矣有削乎底定之績而徒區區博圖篡之名豈非安民濟世之志未嘗素定于其中故撥亂反正之功不得倖成于其後哉夫曹馬誠讎姦而廢立之舉彼猶然有所待也而裕無所待而躬廢之師昭誠悖戾而弑逆之舉彼猶然有所待也而裕無所誘而躬弑之自是而齊梁而陳隋無弗躬廢矣躬弑矣究其端皆裕作之備也而矧乎其屠戮已降睚眦舊怨猜忍刻

虎同羣于人君之度何如也吾故曰若裕者秦  
秋之大憝聖筆之首誅古今盜賊之靡而胡足  
議于英雄之萬一也

高歡

君臣之義自曹氏攘篡朝綱辱戮主后踵接以  
師昭劉裕諸人滅絕凌夷于天地之內久矣當  
其時君其上者徒竊空名寄頓廊廟社屋祚夷  
非醜則縊迺強臣悍帥劔履入朝睥睨其君殆  
如無物五朝因襲謂爲當然而孰意元魏之衰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七

論

十二

夷狄之長而有北齊之高歡氏也歡始出秀容  
麾下滅兆殪隆位大丞相其舉兵晉陽致孝武  
出奔律以人臣之誼罪亾所逃第自榮穆殞身  
人戒前轍歡執言討賊有社稷功而魏主偏聽  
回邪致生携貳則播遷之罪固難盡蔽于歡也  
至嗣君繼立大創前愆引分輪誠靡所不極噫  
典午以還冠裳倒置君之生殺懸命一人首領  
獲全已爲至幸而歡也曲拳擎蹠恭順自將敬  
事所尊終身毋越卽道非粹白不謂難乎夫歡



在當時割據中原兵精士衆垂旒而王孰能禦  
者彼草昧之雄富彊是急區區名義不啻贅疣  
寧假是以塗民耳目哉大都激發真心與追襲  
失較諸六代諸臣遂非文過隸視其君而卒弑  
之非徒倍蓰而什百也夫前歡而司馬以迄爾  
朱後歡而宇文以逮普六其位皆歡之位而其  
勢皆歡之勢也有能爲歡之爲者誰乎而世以  
晉陽之甲蔽罪于歡必矣諸司馬宇文而後已  
吾恐自新之路絕而人無爲善之望司馬宇文  
輩且相率擲榆于地下矣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七

論

十三

高敖曹 慕容紹宗

拓拔氏衰齊神武以英雄之度鵲起中原善任  
知人流譽海內迺余考其將帥之良勇莫若高  
敖曹而智無出慕容紹宗右者而神武用之皆  
弗能盡其才也夫敖曹之勇當時已配楚項籍  
其歿于行陣神武如喪肝膽宇文泰賞遺者布  
帛迄數世莫能盡償其威名震懼若此而首領  
不保何哉敖曹能勇而不能怯者也而神武並



任其勇而不思佐之以謀至建旗鼓以攻黑獮則其視宇文爲何物其輕敵可謂至矣輕敵者亾兵家炯戒而赦曹臨大敵而犯之能亾及也紹宗智略自爾朱兄弟皆違戾其策以底敗亾至歸神武宜若韓信之遇左車廼齊之驍銳秦彭樂侯景諸人神武纖悉委寄凡周齊後先大戰數十河橋坏山沙苑之役連兵百萬震動宇宙迄未聞紹宗運一籌借一箸于神武之幕豈神武之不用紹宗耶將紹宗自諱其能不以

薦之神武耶迨神武垂歿于澄憂侯景之亂始特舉紹宗以命之且云我故不貴之貽爲汝德於虜使景也前斃于歡則以紹宗才歡終不及一用而偕腐草水矣何以異于爾朱之世哉卒紹宗決水潁川淪溺塹下破景之外未奏一勲則以兩將之智且勇而用之咸不盡其才皆神武之失也嗟夫六代之雄言知人善任者若神武亦庶幾矣駕馭少疎以二將之才而莫能竟其用而皆致之不得其死至唐文皇效之于尉



遜本李世勣幾帝武墨而恥任城術之不可不  
慎如是夫

爾朱榮

余讀史至元氏之末未嘗不奇羨爾朱榮之雄  
武而重惜其無成也夫自三代以迄六朝能以  
身一四海定中原者漢高魏武而已迺兩君初  
起草昧攻城略地兵家利鈍皆互有之及其鋤  
大敵戡大艱往往顛沛流離幾敗而克而榮獨  
不然始自秀容夷帥一旅入朝遂沉母后易長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七

論

十五

君通國之人毋敢衡抗尋誅那果滅韓樓逐陳  
慶之平拓拔顥縛蕭寶寅萬侯醜奴兵鋒所加  
靡擊不碎至以七千之衆禽葛榮百萬之師頃  
刻之間放散立盡其摧陷廓清之略豈戰國以  
來所常覩哉當是時寓內人豪若賀六渾賀拔  
岳侯景高敖曹慕容紹宗之屬咸出麾下蒲伏  
指揮猗與盛矣以較昔之開剗無論江左諸君  
囚仍剽竊卽漢高魏武雖所遭人傑非羣盜靡  
遘逢榮世其功烈當不過此王元美氏至以爲

振古之豪項籍流亞匪虛語也顧江左諸君道  
成霸先輩攘寇一肯策無不遂而榮之末路身  
首分張天壤懸絕何以故哉志大而慮疎謀深  
而術淺輕天下之人謂無足一虞而不知禍機  
之伏驟發于肘腋之下此正漢高魏武之所爲  
兢兢而榮視之漠然者也俾榮也輸忠委赤內  
絕異圖假以數年取三吳定百越始終臣節光  
輔魏君伊用管霍流芳奚遠卽功非混合不失  
爲王景略陶士行而始念不滅身名俱滅惜哉  
信古之英雄惟諸葛孔明爲不可及矣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七

論

十六

少室山房類彙卷之九十七終



少室山房類藁卷九十八

史論五首

陳壽上

陳壽下

范曄

歐陽修

司馬光

說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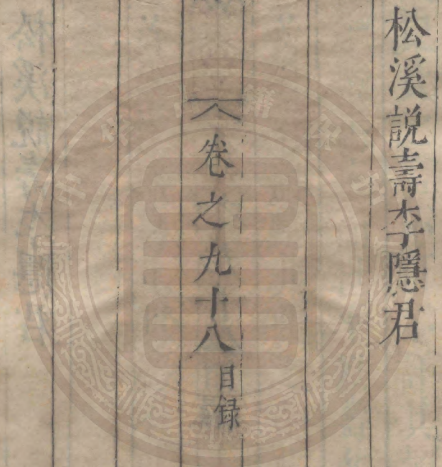
松溪說壽李隱君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八

目錄

一



論一首

同書

詩

史論

史論五首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八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八

澱水胡應麟明瑞著

新都江湛然清臣輯

清漳盧化鰲龠騰訂

史論五首

陳壽上

甚矣哉史氏之言不可不詳其顛末也陳壽之志三國繼躅馬班而世率以壽父子見法武鄉故諸葛傳贊有將略非長之訾此皆不詳覈傳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八

史論

一

文之顛末且不知壽之所處何時而托據片言以藉口者也夫壽之志三國也天下統于晉矣司馬昭者懿之子而炎爲武帝則懿之孫也炎以懿孫混一海寓臣六合而奔走之壽于斯時雖蜀之遺民而實晉之編戶也壽能抗節首陽不食晉粟作蜀漢先朝之史以彰直筆而死亡利害一置無心其于晉氏之先卽毫無諱忌世孰得而議之迺蜀亡之後壽固已身爲晉臣久

食其祿矣所纂國志雖非被命纂修書成之後



張華杜預輩一時朝士咏嘆播傳其不得私之家塾而藏之名山審也若是而顧于晉之先世兵爭仇敵之人據事直書臨文無隱大者將爲崔浩之暴揚國惡湛七族于一朝次亦且如蔡中郎輩嬰縲絏於狴犴而望書之行于世而傳于後乎此壽于武鄉行陳之際戰勝攻克不得不紆回其筆以少致其北面之私者而其意于武鄉實未嘗有所軒輊也夫壽之成書列傳百數吾悉取而讀之矣體存簡質辭絕浮蔓卽昭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八

史公廟

二

烈魏吳寥寥紀述獨武鄉一傳紆徐鬱茂備極敷颺僅大捷鹵城一諱宣王之敗至渭南之卒按行營壘天下奇才之嘆且揭篇終噫彼司馬懿者百代姦雄之最迹其生平曷嘗有所輸服獨斯言也觸于目而發于衷蓋古今之公是而壽直書之而不沒所爲揚詡武鄉之將略固已至矣而謂父見髡鉗已遭箠辱畜憾于武鄉而報之于史筆否乎然乎且武鄉之在當時雖管樂自居實伊周之匹也廖立攷涕李平捐生彼



其馭下一操以直道誠心獨于壽之父子行法  
參商致憾身後壽不足言武鄉之治理固已疎  
矣是後人之扼腕武鄉適以啓武鄉之疵類也  
矧本傳之文彰明較著其大如彼不詳覈而毛  
搯片言足以服壽之心于千古之上哉

陳壽下

或曰尋壽之傳武鄉信無風刺世人之疑均爲  
未達矣第武鄉一集壽所纂修篇末明言亮于  
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于將略此例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八

史論

二

數言詎得悉爲壽諱也是又不然諸葛氏集雖  
壽所纂修實奉命晉君者也首稱毗佐危國負  
固不賓蓋亦遵時遣詞不容直遂中歷敘其逸  
羣之才英霸之器立法施度工械技巧物究其  
極惡無不懲善無不顯吏不容奸人懷自勵道  
不捨遺強不凌弱則幾于王者之事矣且以武  
鄉素志進思龍驤虎跡苞括四海退欲凌厲邊  
疆震蕩宇宙然則亮之將略壽以爲長乎爲短  
乎若夫應變數言其下亟稱所與對敵或值人



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連年動衆未能有成  
蓋天命有在不可力爭其抑揚微旨明寄宣王  
壽之本意灼然自暴豈得以爲譏亮所短耶申  
言梁益之民追思不置咏甘棠于召公又以周  
公之誥丁寧煩悉擬武鄉之文告則壽固尊亮  
以爲周召品流匪但匹蕭亞管而已迺至篇終  
侯道使民雖勞不怨生道殺民雖死不忿四語  
也唐虞皞皞大公之化三代之下惟孟軻氏能  
道之諸葛氏能行之而壽也顧亦能徵之能贊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八

史論

四

之則古今之知武鄉壽居其最焉可也俾當時  
壽之父子毫有未盡于孔明明胡以敘致纒纒聯  
篇累牘極其揄揚而弗能自己哉惟是後人措  
拾此言而上下全文漠然不考又徃徃不啻其  
著作之時諱避之體而譏彈一轍不惟上負前  
人敘述之素心而且貽累武鄉之盛德故詳爲  
辨析俟尚論君子衷焉

表文又云昔管子舉城父蕭何舉韓

信皆付已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

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匹亞也而  
之名將無韓信城父其人故大功迄  
于未建云云數言頗近似而實未然  
夫蜀之將率時誠乏才而魏以九州  
之七武士千羣其于將材固不可勝  
用也而自街亭一戰之後武鄉載出  
之餘王雙覆亾郭淮竄遁魏平賈栩  
圍困於祁山戴凌黃曜敗劔於上邽  
凡魏兵遇蜀如破竹壞莠迎刃摧裂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八

史論

五

至鹵城之戰木門之追今古咲端迄  
今未已懿每觀武鄉綸巾羽扇蕭然  
戎陳而軍政嚴明奇變莫測輒極口  
嘆羨擬之天人余嘗咲宋儒以子房  
孔明並稱而本朝王維楨氏援鄼侯  
武鄉之上夫子房鄼侯籌帷幄治國  
家可也使之統大衆臨大敵彼能然  
乎故時無韓信城父益足以顯亮之  
才而不足爲憾也



本朝王維楨氏著論以何屈羣策亮  
憤于史也余以亮與何所值之世所  
處之國所事之主皆迥絕不倫何所  
值開創之初賢能輳集而亮季世也  
何所處紛拏之際豪傑周流而亮偏  
國也何所事懿達之君風聲感召而  
亮庸主也以垂亾之漢當積衰之蜀  
奉庸劣之主卽一餽十起而才生有  
限惡得而用之考亮于巴土名流纖  
長寸善蒐錄靡遺而廖立痛哭李平  
捐生皆以亮旣亾無能拔已史楨之  
妄不辯自明矣

范曄

典午以降無文矣迺范曄後漢一書彬彬瞻縟  
軌轍馬班無論六代諸人蓋歷唐宋以迄勝朝  
宗工鉅匠各世迭興而史筆家家自若也曄自  
謂體大思精天下奇作以今較之良謂不誣李



獻吉卷人論史雖稍致不滿律以馬班故耳至謂三國以迄金元遠不及曄致公論也而宋史曄傳則有大不可曉者曄雖世家近臣而文章之士其於軍旅非所夙習又未嘗聚徒結俠覲覲非常孔熙先者曷故而深相援結務推之俾爲戎首且世之營圖不軌必若王敦桓玄輩氣勢威力彈壓一時庶幾僞定否亦當如臧質鄧琬憑依喪亂藉口宗支而肯則宋主勵精國儲武戾無論萬無一幸卽事成倉卒詰旦皆齏粉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八

史論

七

矣茲下愚極陋類能辨之以熙先之狡獪而顧出此余有以知曄之逆狀未足盡憑也嗟乎左丘失明馬班徃疋而曄至身首懸殊豈文章之美挾奪化工造物小兒真不無悉忌耶不然胡自曄而後之作史者皆顯達而亾弗令終也

歐陽修

歐陽氏之史五代也當時尊之謂出太史公上歷宋至元無弗以上接班書餘子弗論也迺

本朝楊用修列之司馬家奴王元美擬之下里



學究胡致譽懸殊至于斯極哉余嘗以西京而下更有別才運會所鍾時有獨造故文之高下雖以世殊而作者迺與主盟不乏自春秋以迄勝國槩一代而置之無文弗可也若夫漢之史晉之書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則皆代專其至運會所鍾無論後人踵作不過緒餘卽以馬班而造史于唐李杜而揆詩于宋吾知有竭力而必全能矣迺至陳壽范曄之才不過三國六朝中人之上者其于昌黎河東廬陵眉山兄弟不

入室山房

八卷之九十八 史論

八

同日語審也迺昌黎中書一傳真足頡頏司馬而意欲自開堂與盡削陳言故太史之文不以馳驟于順宗而以戲劇于毛穎他可推已河東段氏逸事體法孟堅餘率已調眉山家世序論表策其所偏精而紀傳之文寥寥絕響獨歐陽究心史學摹勒馬班五代一書差存勸戒而以擘書壽志較之猶將瞠乎塵後是固時代所歷未易超然要亦史有別才難于兼美也不然謂數君子之才而出陳范二子下可乎司馬君實

嘗謂唐三百年鉅公間出遂無一人足與陳壽  
范曄伍而寧知歷宋迨明而二書之懸揭自若  
也吾故以西京而下史有別才而運會所鍾時  
有獨造也善乎李獻吉之言史曰古史筆形神  
湧出覽者躍如五代雖成一家言而無是也此  
歐史之定品也

史記司馬光

偉哉司馬氏之爲通鑑也迄宋而亡此書則編  
年之體絕而春秋之迹熄矣而評者不先其大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八

史論

九

往往以義利精粗褒誅出入而議之是徒知筆  
削者之易工而不知創締者之難合也夫綱目  
之與通鑑雖制作相因而紫陽法春秋者也洩  
水法左氏者也春秋以辭爲褒誅故一字榮于  
華袞片語嚴于鈇鉞而左氏則直書其事臧否  
自形卽是非曲直大綱所係公論時參而于春  
秋之書法則夔乎其不侔者也而安得以綱目  
而例之惟是曹魏系統意重中原而武侯入寇  
之文世所同惜迺紫陽未作之先三分順逆固



未盡明涑水第因仍舊史非用情于排蜀也夫  
通鑑之作無俟綱目之修而綱目之修斷不能  
無待于通鑑之作有春秋不可無綱目則涑水  
之啓紫陽其功斷斷乎不容軒輊者矣

松溪說一首

松溪說壽李隱君

盈天地間之物節最高而年最永宜莫有松若  
者陶潛氏之逸也盤桓栗里之孤松杜甫氏之  
放也睠戀草堂之四松祖龍氏之威推倒百皇

火室山房

卷之九十八

說

十

鞭撻萬彙顧獨託蔭于梁父之五松至尊之大  
夫而靡敢斥焉上古仙家者流或餌其花或飯  
其葉或飽其脂飲其膏究至通弗明列丹籍冲  
舉霄漢者徃徃而是故千歲之松雲氣覆之乳  
蒼鍾之霜露降冰雪沍厲風之震蕩摧折雜芳  
羣卉泚滅漸盡嘗試攬衣策馬登高丘而一寓  
目焉荒林敗葉厭厭憒憒若無復毫髮生意而  
亭亭一盖鬱葱千丈特立於中條太華祝融王  
屋之顛藉令樵人弗知匠石弗採則歷塵劫敝



死會而不朽不腐卽大椿冥靈胡以加故余嘗  
謂天地間之物節最高而年最永宜莫有松若  
者也龍丘李君別業清溪之上長松數百枝環  
精舍而周焉故君少輒以松溪自命今年登五  
秩矣懸弧之旦親媪謀所以薦一觴者相率而  
丐言于余余不識李君何如人第卽松之爲物  
而卜君之算日升川盈繩繩乎其未艾也或曰  
吾子之所云松節最高而年最永彼托根于岩  
穴委幹于泱莽生寬闊之野長寂寞之鄉老無

何有之境其得算也固宜李君腰巨錕客燕吳  
錢塘廣陵營丘碣石當世所謂天府陸海豐亨  
盛麗區也李君以大賈冠危衣繡烹肥擊鮮夷  
衍其中芳辛旨醴之所炙蝕妖冶曼之所蕩  
滌奇褻詭特之所播弄吾見其精日益以搖神  
日益以騷而形且日益以凋若之何與彼清溪  
之上蒼然鬱然者而計其久近也是不然于獨  
不聞之大隱市朝小隱林藪之說乎有熊帝而  
仙者也周穆王而仙者也柱下史而仙者也關



其合而仙者也夫其據九五之尊肩朝命之重  
猶之乎蟬蛻塵埃羽化霄極而矧乎李君者毀  
靈茹和潛耀歛鐸爵祿靡人簪珥弗櫻精外嗇  
而神內完彼其所爲自葆者充矣碩矣堅且固  
矣其獲算之永也微松之爲物其孰與之上下  
其論也且也祖龍氏以殺伐斲長生以嗜欲斲  
羽化其于松殊趣無論若陶之逸杜之放臭味  
埒之乎松若無間然迺取稱太宏流譽太遠犯  
造物之所夙忌故兩君子之季不可以天折論  
而要以耄耋期願遠矣李君者不惟不風波于  
富貴抑且游心于混元抱朴于堯玄澹乎其無  
名穆乎其忘言之人也之箕也將邁陶駕柱而  
與赤松諸真揖讓于清都絳闕者區區人間世  
夫胡足以旣之于是或人聳然避席載拜曰旨  
哉夫子之所爲說松也請揭之文錦播之鄉閭  
以永爲松溪君壽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九

辯十二首

五霸辯

伯翳辯

少康中興辯

文丁殺季歷辯

西伯辯

夷齊叩馬辯

東遷辯

塵蓋策馬辯

張飛字益德辯

河伯辯

西王母辯

二女辯

考二首

少室山房

不卷之九十九 目錄

唐天策十八學士考

唐十八學士像贊考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九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九

激水胡應麟明瑞著  
新都江湛然清臣輯  
清漳盧化鰲龠騰訂

辯十二首

五霸辯

學者多譚五霸而不得其說于桓文之外于是  
取昆吾乎夏取豕韋取大彭乎商以合乎周之  
齊晉而五之自遷史夏商本紀既絕弗載而春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九

辯

一

秋秦漢雜傳子書又往往撥捨其一而軼其二  
三是以後世之惑滋甚盖余讀汲冢紀年而始  
得其說焉夫霸之取稱其大旨二諸侯而有勞  
王室錫之茅土俾專征伐而人服之若文王之  
爲西伯是其伯伯以功也諸侯而弗共王室恃  
其强大自專征伐而人畏之若共工之伯九州  
是其伯伯以力也自徐偃宋襄攘竊仁義卒以  
削亾爲天下笑而戰國之君盛以甲兵土地相  
凌于是乎孟軻氏大明王道以辟之而霸之云

以爲尚力之事槩之三代盛時之所謂伯  
邇不侔矣考竹書所紀三氏其始之伯也要皆  
得之于功而其末之亾皆失之于力者也夏仲  
康六年錫昆吾命作霸帝芬三十三年封昆吾  
氏于于有蘇帝癸元年昆吾氏出居許帝癸二  
十八年昆吾氏伐商三十年商師征昆吾三十  
一年商克昆吾此昆吾氏之始末紀于竹書者  
也夏孔甲元年廢豕韋氏使劉累豢龍帝昊元  
年使豕韋氏復國商外壬四年邠人佻人叛河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九

辯

二一

夏甲元年彭伯克邠五年佻人入于班方彭伯  
韋伯伐班方佻人來賓祖乙元年王卽位自相  
遷于耿命彭伯韋伯武丁四十三年王師滅大  
彭五十年征豕韋克之此豕韋氏大彭氏之始  
末紀于竹書者也合前後而較之昆吾也豕韋  
也大彭也其詳不可得聞其興滅之大都槩以  
具矣夫昆吾氏之霸霸于仲康之代而亾于桀  
豕韋大彭之霸霸于夏甲祖乙之代而亾于武  
丁夫昆吾氏其興弗可考自彭伯韋伯之命于



商而昆吾氏可知也大彭豕韋其滅弗可考自  
昆吾氏之黨于商而豕韋大彭可知也然則世  
之談五霸者以其始之以功霸而合之桓文乎  
則可以其末之以力霸而合之桓文乎則弗可  
夫桓文固尚力而厥功實弗容掩也迹三氏于  
始則類迹三氏于末弗類也是昆吾大彭豕韋  
齊桓晉文之說也

伯翳辯

三代而上史書各氏之譌衆矣其最大而可疑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九 辯

三

可疑而弗可弗辯者亡若伯翳之與伯益自史  
以伯益佐禹以伯翳先秦司馬貞張守節等並  
疑其謬而莫能援明証以折衷之故歷世紛紛  
迄于今伯翳伯益爲二也夫使伯翳伯益若共  
工倉頡稟陸容成鴻蒙雲將齧缺之屬荒忽茫  
昧而不足有無則可誠禹之佐舜之輔而秦之  
先則其所係世道何如者而可弗定于一也  
史遷秦本紀云大業娶女華女華生大費大費  
佐禹平水土輔舜馴鳥獸舜妻以姚之玉女是



曰伯翳爲秦之先夫禹作司空天下之大任佐  
禹濬川天下之大功藉令非伯益而別一人則  
尚書載之當參咎陶伍稷尚矣今考虞廷臣庶  
四岳九官十二牧輩靡不具載于書而伯翳之  
文獨不經見以史所稱平水土者質之乎書則  
借奏鮮食益事也以史所謂馴鳥獸者質之乎  
書則掌火作虞益官也然則尚書所云伯益非  
伯翳而誰耶秦紀所云伯翳非伯益之誤耶蓋  
伯與栢其音同

秦本紀作栢翳

益與翳其聲近故史記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九

辯

四

誤以一人析而爲二猶幸乎其人雖二而其事  
則一也然而大費之云又胡以稱也則吾嘗讀  
汲冢紀年而得之竹書紀啓卽位之二年費侯  
伯益出就國夫史記先稱大費復稱伯翳伯翳  
爲人名則大費爲國封矣大費爲國名則伯翳  
爲伯益矣卽竹書一簡而伯翳伯益大費舉不  
待辯而明而司馬貞張守節皆置弗道彼索隱  
者惡在其爲索而正義者惡在其爲正也

少康中興辯



春秋戰國之世文士之好奇不已甚哉自古中興之烈亡大于夏少康者粵自襁褓之中已蒙大難流離竄匿四十餘載迄以一成一旅復夏舊物而光大之彼其崎嶇有虞仍鬲之間所爲布德兆謀蓋將靡所不極而史遷本紀盡逸其文後人求之弗得遂舉離騷天問荒忽謬悠之說以實之夫夏自太康距于夷羿寒浞篡于有窮中間喪亂因仍世已三易而泥與過澆狡力相資滅斟弒相跨據都邑視王莽桓玄之禍弗

水室山房

卷之九十九

辯

五

啻十倍豈一刺客一虞人之任哉少康履歷僅見左氏而首末弗詳惟汲冢紀年差備復夏之事第言伯靡自鬲帥斟鄩斟灌之師以伐泥世子少康使汝艾伐過殺澆伯子杼帥師滅戈少康自綸歸于夏邑其事雖不可詳考要皆王者正正之師至如離騷所謂襲女岐縱田犬則絕不見于簡編也離騷所問蓋齊東里社鬼巫虛墓之談屈子放逐無聊感而筆之以問後世世儒不能辯斥而好奇如沈約者又引之以釋紀

年遂使少康靡艾萬古中興之績下全孟嘗郭  
解之儔余不得不辯之

文丁殺季歷辯

劉知幾史通云汲冢瑣語稱舜放堯於平陽而  
書云某地有城以囚堯爲號識者馮斯異說頗  
以禪受爲疑又云汲冢書稱舜放堯于平陽益  
爲啓所誅又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凡此數  
事語異正經其書近出世人多不信也按舜之  
放堯文之殺季無事別說足驗其情已于此篇

必室山房

卷之九十九

辯

六

前後言之詳矣夫惟益與伊尹受戮并于正書  
猶無其證推而論之如啓之誅益仍可覈也右  
俱劉語按汲冢書目云瑣語十一篇諸國夢卜  
妖惟相書也則瓌語之書大抵如後世夷堅齊  
諧之類非雜記商周逸事者也其書自隋唐志  
外諸家書目咸所不載蓋自汲冢既出之後旋  
就湮沒可知惟紀年載太甲殺伊尹沈約固疑  
爲後人所增至文王殺季歷乃商君文丁非文  
王也考劉史通前後議論以春秋亂臣賊子規



度賢聖故妄意文王得位亦如商臣許此之爲  
而弗詳考本書恣其毀蟻真所謂言奸而辯記  
醜而博者其能免仲尼之誅乎夫卽劉引紀年  
鹵莽舛譌若此則所謂瓌語云云尚足信哉

西伯辯

自文王釋羑里之囚紂錫之弓矢得專征伐世  
遂以文王爲西伯至戡黎一事咸曰文王是舉  
將以震紂而萌其悔心也噫文王三分有二以  
服事殷仲尼至德之嘆蓋倦倦焉一旦甫釋囚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九

辯

七

繫而輒有戡黎之舉若句踐以美女蔡吳而兵  
隨其後者孰謂文王之德顧爲是耶且紂當文  
王之時三仁未亾天命未絕諸侯八百未會而  
文王遽稱兵以獵其郊視後世亂臣賊子舉晉  
陽以清君側者復奚異哉元儒金吉甫氏獨引  
膠革之言直以戡黎繫之于武而文之心始暴  
白于天下萬世然膠革之言足以証西伯之爲  
武而不足以証戡黎之爲武也余考汲冢竹書

帝辛四十一年西伯昌薨四十二年西伯發受

丹書于呂尚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自武王之  
立以至殷亾始終西伯之外無別稱焉于是始  
信戡黎之舉灼然出于武王而文之以服事殷  
沒齒皦無纖芥可以刷百代之疑矣金氏前編  
多引竹書獨茲事關涉非眇而紀年所載彰明  
較著持爲愉快人心而偶未之引豈考覈有所  
未至耶

夷齊叩馬辯

甚哉三代而上史氏之說之不足憑也司馬遷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九

辯

八

列傳七十而首伯夷而其傳伯夷也始之以逃  
堯之文卒之以伐紂之諫蓋歷數百千年未有  
核其實者也夫讓王之謬有識槩能辯之獨叩  
馬一事其所關涉甚鉅宜其所紀載特詳乃遷  
所取証茫無一焉而世之儒者萬喙一詞卽博  
涉自信如宋羅泌之流亦僅啓其端而其說迄  
靡竟也夫三代之書遷所取証者六經孔孟之  
外國語短長莊列韓呂數子已爾孔子于夷則  
賢之矣孟子于夷則聖之矣而未嘗概叩馬之



事也孔子于夷稱其餓矣孟子于夷述其清矣而未嘗概叩馬之言也采薇一歌足發明武未盡善而孔則刪之食粟之恥有大于弗聽惡聲而孟則置之揆之事理胡刺謬也先秦之文詳于識文武者宜莫踰左氏勇于非湯武者宜莫踰莊周而左國諸書談者弗引莊列諸書引而弗言書出于漢之後而足以証周之前者汲冢而汲冢諸篇又始終無一語及也然則叩馬之諫大史所采據果何書也夫三代之書其傳于

小室山房

卷之九十九

辯

九

後世常寡而三代之迹其軼于上古常多至聖賢大節未有不具載于六經而互見于子史者若之何合六經諸子諸史而茫亾一証也故吾斷以爲夷齊無叩馬之說也然斯語非遷創之蓋戰國遊談之口而遷信之大果也夫戰國之談其起于見夷齊之遜位而遂疑武王之有爭聞夷齊之居周而遂疑伐紂之當沮因委曲傳會而爲是與夫叩馬一節在夷齊誠優爲而若臣父子一言足以樹天地古今之大戒顧以之



垂訓則偉而以之紀實則疎也則君子之讀斯傳者尚亦取其言而姑畧其事也哉

仲尼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餓之云者蓋以夷齊遜國而貧弗若景公之擅國而富曷嘗謂餓而死也夫孔子餓于陳蔡靈輒餓於鬻桑而皆未嘗死胡首陽之下夷齊獨死于餓也食粟采薇其因餓之一言而附會歟夫武王非復諫者二子之難難遜國弗難叩馬難無怨弗難采薇莊周稱夷齊之成陽見

水室山房

卷之九十九

辯

十

武伐殷曰天下亂周德衰不若避之遂至于首陽之山因餓而死此太史之說所從出然莊生滑稽口也而亦愈可証其無叩馬而諫之事矣

### 東遷辯

蘇子瞻論周之失計莫甚東遷而以靈王神聖諸侯服享爲証此但據子朝之書而弗及詳論其世也靈王之世孫密出君而莫能討翟慶弒君而莫能誅陳生伯與爭政而莫能斷至假列



國大夫以聽訟于王庭其紀綱名分幾于蕩無  
一存矣繼洛之鬪王欲壅之太子晉之諫可謂  
切潔而王卒弗能用也終其身政事可見者聘  
后致命于齊而已神聖服享惡乎在哉善乎唐  
李翔之言也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不能以  
天下取河北夫唐之弗振豈亦東遷之罪也夫  
太子晉一言晉人遽欲舉侵地而返之俾弗蚤  
死而君天下卽成宣之治可驟復衰周之末胡  
以救失東遷哉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九

辯

十一

鄉先達范茂明作東遷辯明周失計弗繫此  
臆臆數百言其說大備卽子瞻復起莫能奪  
矣獨所謂鬚王神聖諸侯服享二言蘇氏引  
以証東遷之失者未有說以破之余恐後學  
于史傳弗深考尚爲眩惑故詳覈其世以補  
浚明之遺夫靈劣謚也春秋諸侯謚靈若陳  
若晉若楚其君皆不道之甚迺鬚王神聖服  
享而獲謚爲靈何也卽二語不足徵而以周

之弗振委東遷謬矣餘說皆范已得

之吾是  
以弗及



麾蓋策馬辯

吳明卿肥城縣重修關侯廟記云侯嘗麾蓋策馬刺顏良萬衆中語誤甚按陳壽三國志壯繆本傳云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于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其句讀當以麾蓋爲句屬上而策馬刺良文屬下句麾蓋者如韓信與趙戰泝水建大將旗鼓之類東魏高敖曹攻宇文泰建旗蓋以臨陣魏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蓋大將行兵率戴兜鍪被鎧甲混卒伍中庶不至爲敵餌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九

辯

十一

若建旗蓋履前薊一爲敵人所識叢而射之萃而攻之無弗立斃矢刃者如劉宋殷孝祖自負誠節嘗履行陣中軍中謂之死將卒殪流矢張巡欲射尹子奇而不識乃以荻爲矢敵得之馳白子奇隨而射之喪其左目齊神武再攻宇文有識神武所在者以白旆泰因亟選壯士十人配賀拔勝以攻神武幾獲之唐李晟錦裘繡帽以奪敵心李懷光請其餌賊卽大將行兵可見當時良不建麾蓋則萬衆中何繇別而刺之凡



然史學者此等入眼瞭然吳第習聲詩而未暢今古誤則宜也

### 張飛字益德辯

世說劉孝標注引蜀志張飛字翼德今志不爾亦傳寫之訛也

陳壽三國志關盪寇羽字雲長一字長生張車騎飛字益德而無別字元末市井演義訛益爲翼世人童孺習觀而正史反高閣束之遂不復知演義之謬據關壯繆傳孔明荅雲長書論馬超云當與益德並驅爭先又飛傳據水斷橋云

火室山房

卷之九十九

辯

十三

身是張益德也可來決死司馬公通鑑所載並同元好問唐詩鼓吹李商隱詩云益德冤竟終報主阿童高義鎮橫秋其本集亦然自唐人未嘗以益爲翼也宋洪景盧夷堅壬志第七卷論張益德廟云蜀車騎將軍張益德廟元在遂寧之涪江又引王景文夷堅別志云雲安夢張益德甚白亦見夷堅七卷此條之下是宋人未嘗以益爲翼也近王長公關壯繆論乃有孔明翼德之文此蓋錄者依傍演義反以益字爲誤而



私易之長公斷不知也緣翼義于飛稍軋故舉世雷同不知古人字義類有不可解者卽如蜀諸臣黃忠漢升徐庶元直字皆不隸于名詎容億逆余嘗戲謂必欲名與字協曷若以翼德字羽以雲長字飛耶談者爲一大噱

河伯辯

馮夷之爲河伯其說遠矣好奇之士壽張眩惑紀載實繁卽特立自信君子亦但斥言其妄而未嘗不以河伯爲水神也乃余讀竹書紀年而

火室山房

卷之九十九

辯

十四

得其說焉紀年載帝芬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鬪夫洛與河國名也伯爵也用與馮夷人名也謂河伯河神則洛伯洛神耶夫洛伯能與河伯鬪矣胡用之爲神寥寥後世而馮夷獨稱耶觀泄十六年設侯以河伯之師伐易則河伯爲諸侯而馮夷亦神鬼昭昭矣穆天子傳河宗栢夭爲穆王乘副車導之極於西土而後返則當時栢夭亦造父賁戎之屬扈從穆王者藉如後世所謂魚身人首何以周旋天子之側哉夫



九歌屈氏之寓言而秋水莊生之幻說木末嘗謂實有且絕不道馮夷之名而茂先博物成式酉陽從而爲說以實之吾不可以不辯亦幸而得之竹書也

西王母辯

山海經稱西王母豹尾虎齒當與人類殊別考穆天子傳云天子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天子執白圭玄璧及獻錦組百純組三百西王母再拜受之則西王母服食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九

辯

十五

語言絕與常人無異並無所謂豹尾虎齒之象也山海經偏好語惟所記人物率禽獸其形以駭庸俗獨王母幸免深文然猶異之以虎齒益之以豹尾甚矣其無稽也竹書紀虞舜九年西王母來朝獻白玉環玦則西王母不始見於周時莊列俱言西王母亦不言其詭形惟司馬相如大人賦有豹尾虎齒之說蓋據山海經耳乃山海經則何所據哉因讀穆天子傳漫識此爲

西華解嘲倘大荒之外果有其人當命三鳥使

邀不佞閨風之頂浮大白三百賞余知言也

二女辯

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按二女之辨歷世紛紛景純獨謂天帝之女似爲有見第云湘川不及四瀆堯女旣爲舜妻安得下降小水而爲夫人此又首尾衡決之論夫堯女舜妻不當下降小水迺天帝之女不尤貴乎總之荒唐悠謬無事致詳也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九

辯

十六

考二首

唐天策十八學士考

世傳天策府十八學士以唐一代人才盡此然當時隱太子及齊王元吉各延攬相傾秦邸不能兼得也按史武德初太子建成與秦齊王主勢位相軋爭致名流以自助太子則詹事李綱竇軌庶子裴矩鄭善果友賀德仁洗馬魏徵中舍人王珪舍人徐師模率更令歐陽詢典膳監

伍瓌直典書坊唐臨隴西公府祭酒常挺記室



參軍事庾抱左領大都督府長史唐憲秦王有  
友于志寧記室參軍事房玄齡虞世南顏思魯  
諮議參軍事竇綸蕭景兵曹杜如晦鎧曹褚遂  
良士曹戴胄閻立德參軍事薛元敬蔡允恭主  
簿薛收李道玄典籤蘇幹文學姚思廉褚亮燧  
煌公府文學顏師古右元帥府司馬蕭瑀行軍  
元帥府長史屈突通司馬竇誕天策府長史唐  
儉司馬封倫軍諮祭酒蘇世長兵曹參軍事杜  
淹倉曹李守素參軍事顏相時齊王有記室參  
軍事榮九思戶曹武士逸典籤裴宣儼文學袁  
朗及從弟承宗然則秦邸幾有雲臺之數亦不  
止十八也內顏思魯師古相時父子兄弟褚亮  
遂良父子薛收元超淹如晦叔姪一時同與盛  
矣

唐十八學士像贊考

天策十八學士像閻立本寫今藏兵科中舊在  
大內相傳永樂中收付兵科每詹翰諸臣供事  
廷試者必得飲科中索一玩以爲故事萬曆初



周公瑕游燕中得摹本知卷爲沈存中家物而  
跋尾書迹頗不逮因補錄之瑯琊兩王公俱有  
跋大學士淮南李公介弟子毓刻之石嘗以一  
本遺家君余及見之存中跋謂圖中名字官秩  
與史多不合如姚東字思廉史作姚思廉東之  
蘇壹陸元朗薛莊史皆以字爲名李玄道蓋文  
達于志寧許敬宗蔡允恭史皆不字房玄齡字  
喬年史以房喬字玄齡孔穎達字仲達史以爲  
字穎達蓋唐書成于後人之手此乃當時紀實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九考

十八

者也右皆存中跋語然以余所見圖中最可疑  
者莫如顏相時圖載相時字師古按史師古相  
時兄弟也師古字縉相時字睿師古亦爲秦王  
府文學聲實出相時上而天策之選不與相時  
傳新舊唐書皆云武德中與玄齡等爲秦府學  
士舊唐書瀛洲事未復言相時有見師古紀載  
甚明當時在選決相時無疑而以師古爲字存  
中博極羣書諸學士官名全異悉考列跋中此  
其大矛盾者胡絕口不及嘗意摹本非存中之



舊後人因筆談所載按其名字與史異者厚修  
斯固而不知相時何人以為卽師古也第存中  
所考史傳亦自多互異唐書薛收傳以為圖象  
而思收存中以爲思收而圖象收四年入館  
至七年卒以劉孝孫補之未圖象之先孝孫已  
召入爲學士不因思收始以孝孫補也新舊唐  
書褚亮傳俱以贊亮作杜如晦傳亦云而存中  
以爲于志寧考志寧傳不言此然亮及志寧各  
有贊其語殊不類自爲藉如傳及存中言則二

水室山房

卷之九十九

考

十九

人必居其一並可疑也存中引蘇世長召對玄  
武門上譏其名長意短以蘇爲學士日改名按  
史世長入唐高祖責爲屯監尋引見玄武門與  
語平生因調之曰何名之長而意之短此時世  
長未嘗入秦邸存中蓋誤以高祖爲太宗唐書  
孔穎達元字仲達不云字穎達也存中素名淹  
洽而所取証咸抵牾若是蓋全憑記憶不檢冊  
書考之前輩往往病此 明楊用修亦然余恐  
後人取信存中將史傳漫不復徵是又與齊楚

得失無以異轍參訂是非而並存之俟異時學士定焉

文學

後學章有成無逸校刻

策問二首

兵機

時務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九十九 終

少室山房

卷之九十九 考

二十



語平生因調之曰何名之長而後之也此時世  
長未嘗入秦邸存中蓋誤以高祖為太宗考  
孔穎達元字仲達不云字穎達也存中素名在  
洽而所取証咸抵 對學章有如無對校  
士家無 前輩往往病此 明楊用修亦於公  
考失無以異轍參訂是非而並存之俟異時學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百

策一首

文學

策問二首

兵機

時務

少室山房

卷之百

目錄

一

策問二首

文學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百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百

漱水胡應麟明瑞著

新都江湛然清臣輯

清漳盧化鰲翁騰訂

策一首

問士稱文章學問尚矣顧前代以文章稱者其途有二以問學稱者其途有四其目可悉陳與其人之專門名家者可悉數與三代而下有能總括而會萃之者

少室山房

卷之百

一

與明養士二百餘載理學事功無論亦有文與學名者與亦有能兼此二端者與近世有詆文章學問爲枝葉而託問之乎空虛性命者以覈於周公仲尼之道然與否與諸士懷才待試有槩于中夙矣卽昌言劇論主司固樂聞之毋諱

才之難于天下也匪質才之難也而真才者之爲難匪偏才之難也而全才者之爲難夫隋侯之珠代不一遇而蚌胎盈日和氏之璧世不一



視而砥礪塞塗萬物盡然而矧于人乎此屨  
才衆而真才所以難也輕清之形靡不覆騰而  
或虧西北重濁之體靡不持載而恒缺東南造  
物且然也而矧于人乎此偏才盛而全才所以  
難也夫真才之難一代不累人而全才之難尤  
累代不一人無惑乎文章學問士弗多見于天  
下而空疎謬悠竊性命以自文其陋也愚請歷  
陳其槩並擷其人而折衷于周公仲尼可乎夫  
士也艷稱于世非以其椎朴無文執鋤犁規什

少室山房

卷之百

策

二一

一下同于畊農坐賈也又非以其浮夸無實絕  
文采屏見聞竄迹于黃冠梵流也蓋古今言士  
自道德事功外其途轍槩有二焉執事所課文  
章所謂學問是已文章者上而皇帝玉霸之謨  
下而神聖賢智之撰遠之而彌綸宇宙幽之而  
感格鬼神亡弗賴焉其功用若是大也士亡貴  
乎文卽六經咸虛說矣問學者上下古今之迹  
百家衆技之方禮樂聲名事物之煩鳥獸昆蟲  
草木之細無弗貫焉其統括若是宏也士無貴



于學卽六藝咸虛文矣夫文以闡乎學學以博乎文二者未始不交相用顧天之生才有限士各以其性質所近而專門名家于是工撰述者以文章名務淹貫者以學問名而其餘始分而文章之體非一爲之者往往極于力之所到而時之弗及乘于是或剽意詩歌或殫精紀述而文章之途復析而爲二學問之道非一爲之者往往困于資之難兼而日之弗暇給于是或以

經學名或以史學名或以典章經制名或以百

少室山房

卷之百

策

三

家小說名而學問之途復析而爲四以文章之士言之春秋則檀楊左史公穀荀卿韓非屈原宋玉漢則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楊班枚李六朝則曹劉阮陸潘左陶謝唐則王勃李白杜甫韓愈陳子昂柳宗元宋則歐陽修王安石曾鞏蘇洵軾轍黃庭堅陳師道是皆卓乎以文章師百代者也然或長于敘事而短于持論或工于古詩而拙于聲詩或富于大篇而艱于小絕

卽文筆一體尚不能會其全而各極其趣况兼



二者而時出之也而欲以其餘而究極乎學又可知矣以學問之士言之春秋則公孫僑萇弘倚相漢則東方朔劉向歆馬融鄭玄六代則張華東晉郭璞皇甫謐王肅陸澄劉炫劉峻唐則孔穎達虞世南歐陽詢顏師古李善杜佑宋則徐鉉徐鉉劉敞沈括鄭樵馬端臨王應麟皆赫然以學問著一時者也然或優于經術而典故未詳或核于史書而幽隱未洽或博于徵事而名理未精卽學問一道且不能該其二以及其

入室山房

卷之百

策

四

三况兼四者而悉備之也而欲以其餘而肆力于文又可知矣卽其中若史遷之紬繹金匱劉向之直諫多聞楊雄之究心奇字韓愈之博極羣書非不羅百氏于文辭也而吟咏則非長若陳思之綜核天人景純之注釋蟲魚子安之辭遠五雲潘公之書破萬卷非不蒐羣彙于詩賦也而紀綱未極是數君子者上下于秋最爲傑出其傑與矣且較然若此而况乎其下此者

也 明興聖化作新人才蔚朗醇備于國初優



游于宣化勃興于弘正博大于嘉隆若伯溫季  
迪仲默昌穀子業于鱗敬美助父明卿之于詩  
子允希直平仲賓之克勤仲鳧德涵允寧道思  
伯玉之于文以絜古作者之途亦旣纏纏乎可  
觀矣若介夫仲深元明應德才伯室甫之于經  
于史子淵用修子元子衡非言叔心之于子于  
集以較諸古學者之途亦旣琅琅乎可述矣顧  
其所就猶之乎各擅一長自名一家未有能總  
括前人超軼往代者也至于浦陽之文稱博洽

少室山房

卷之百

策

五

矣而勝國餘風纖艷未掃尚慊于詩北地詩文  
稱並嫩矣而六代以還典籍未覩何有于學瑯  
琊崛起吳會文則根極漢史而出入貞元詩則  
風骨建安而鎔情大曆以至邃古之遐踪昭代  
之經制蟲魚之瑣屑科斗之瑰奇無弗肆而覈  
曲而通焉庶幾乎齊驅左馬杜韓追美僑弘向  
朔矣惜其于文則尚缺于史于學則未暇于經  
也夫獨造而不能兼該固前人之所短自開一

堂與自立一門戶亦明代之所闕也蓋前人



常特起之運天摩其機人殫其力故偏至非難而兼長並茂爲難明文承累代之餘蹊徑無餘矩矱脩極故總統非難而特出創造爲難時也勢也亦莫非才也然此特論于三代之下也等而上之不有元聖如周公其人乎材美冠天下而驕吝不形藝能高一代而吐握不暇多士無逸諸篇委纏而真至七月東山諸什典厚而沉深周禮一書四方百物之具陳何其肆而隱也爾雅諸訓草木昆蟲之備舉何其賾而該也不

有大聖如孔子其人乎經天緯地以爲文致知格物以爲學風雅之陳彖象之係詞人皓首弗能窺書禮之刪春秋之作文士一詞弗能贊而問禮問官學琴習射對商牟辯薄實讀秦岱之奇文識防風之巨骨神遊六藝之精而統括之無外心通萬物之表而周晰之無遺是二聖人者誠命世之真才萬古之全才文章學問之極而士所亟當誦法者也迺漢唐以後諸君子亦豈可遽少哉精凝于一而志于必傳神遊于先



而矢于必達罔羅百氏以爲業羽翼羣聖以爲  
功其自信于中有俟之百世之後而不惑其自  
得于已有投之于乘之重而弗顧其造詣雖有  
淺深其成就雖有鉅小均之無負真才之名永  
肩不朽之寄誠桀紂之威武不能屈祖龍之烈  
焰不能焚者也柰何近日冒士之名者畏惡其  
能而且自揣其弗能至乃欲以虛名高之遠宗  
主靜之禪機近述良知之說以詞章爲雕飾  
以文字爲浮華詩書名物問之茫然曰六經皆

必室山房

卷之百 策

七

注脚也秦漢君臣詰之莫對曰諸史皆陳編也  
其意若甚玄而可喜其言若甚簡而易循其自  
處若高于子貢有若而究其指歸探其蘊奧曾  
不足以焚香洗鉢于小乘之門伐薪汲泉于外  
道之側而方且居之不疑岸然左氏所謂太上  
欲羣天下之豪傑而下之嘻其亦甚矣其亦悖  
于周公仲尼之道矣吾意二聖人多材多藝多  
能多識當不若是之墻而面膚而立也藉使二  
聖者詩書易雅之無傳禮樂春秋之無作而吾



且信其能爲而能弗爲也何也彼其天聰明之  
盡決非樵朴無文玄虛無實者倫也謂二聖之  
道盡于文與學乎固不可謂文與學而無與于  
二聖人之道乎則尤不可緣今之道則大易所  
謂徃行而言顏之所謂博文曾之所傳格物思  
之所稱問學蓋之所推詳說皆一舉廢矣下而  
子貢游夏之文學况雄通愈之著述其於聖門  
堂廡無復步武之望矣爲之說者求其故而不  
得于是陸氏楊氏以周公仲尼其過不可枚舉

王氏輩以文王孔子遠出堯舜之下其說愈新  
其詞愈誕使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大駭而  
不敢致詰甘爲之下而習聞其論者狂易反走  
飛揚跋扈而莫知底極有志之士太息流涕痛  
哭欲究正其故而徃徃阻于其道之不相入嗚  
呼彼誠惡夫周公仲尼開文學之端文王之謚  
而爲文孔子之大而能博不若堯舜之精一執  
中也吾不知堯舜之精一于庖羲氏之畫卦庖

羲氏之有畫于天皇氏之無言而上而盤古而



混沌其等可一一差別耶若是則秦始之焚書  
功烈當首乎三皇漢高之不學道術上崇乎五  
帝梁武之餓臺城遠勝放勳之殂落蕭繹之談  
老子迥邁杏壇之設教而卽其羣剽而陰習者  
老氏何以有道德五千之文釋氏何以有大藏  
五千之富也吾聞老聃氏之史柱下藏書溢于  
九丘吾聞瞿曇氏與外道角各習其道而勝之  
而後出其上而大弟子阿難以多聞爲第一彼  
其說則誠異端其才亦必有過絕于人者未聞

有所弗能有所弗知而後謂之上乘絕詣也吾  
聞老聃莊周列禦寇之文簡奧而宏深洸洋而  
奇肆吾聞法華華嚴楞嚴圓覺維摩氏之書博  
大而要眇周遍而精微彼其中亾意于文然而  
曷嘗不文也其道弗專于博然而曷嘗不博也  
今之儒者自帶俾世資外茫乎昧乎含哺鼓腹  
太平之世則亦已矣何至視筆札爲仇讐以載  
籍爲疣贅標同伐異造作名字冥心閉目樹徒  
扇黨其流相引而不已其禍循環而無端不至



千楊墨之橫議代厲之縱橫弗止也此雖東晉  
清談諸君子且未能揖讓其間而况江都河汾  
之閩域伯淳元晦之緒餘哉若是則爲今之士  
宜何若而可曰周公仲尼其道大其德備其才  
全士之極也漢唐而下諸君子其業精其見確  
其才真士之次也近世之高談性命以自文而  
中無所有者士之賈也才之蠹也士也以賈者  
爲戒以真者爲師以全者爲極文章則發攄道  
術學問則翊衛聖經不用則寄之立言而道統

少室山房

卷之百

策

十

明用世則飭之吏治而功業起庶幾乎周公仲  
尼之徒在是彼空談性命者將自愧自艾之不  
暇而詖淫邪遁不得以說爲天下禍矣

此余鄉貢歲塲屋時義也當時命題  
者意有所屬風簷下漫爾信筆偶座  
師直指吳公閱及大賞之錄程式中  
自後余浮游江海原卷棄擲久矣辛

卯東歸檢拾故篋覩程錄此篇在焉

其詞間有泰甚皆吳公筆削之餘所



武所以克廣固奇矣而文皇大衆竟扼高麗之  
墟謂任城將畧而出太宗上吾弗知也陸戰用  
車一也衛青以武剛走老上馬隆以偏箱討樹  
機一以攻一以守而皆破敵胡後世弗能遵歟  
水戰用舟一也關羽以艤觸虜龐德岳飛以舩  
艤殄楊么一以巨一以小而皆獲俘胡後人弗  
皆濟歟此其轉移呼吸違行若水炭而明效捷  
鼓桴豈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成法有不必泥與  
將事機屢異非紀載所能悉歟爾諸士夙諳韜  
少室山房

卷之百

策問

十二

鈐當必有燭照于衷者

時務

問昔人亟稱識時務則存乎俊傑矣夫俊傑未  
易言而時務未易識也 聖朝建都西北與大  
虜隣東南實維財賦之域頃關酋訶于海楊酋  
橫于川國家竭東南民力從事二方幸 天子  
威命爽靈服斃其處顧識者以關酋雖殄餘黨  
尚存彼其不得志于朝鮮將無益導吾之無備  
而出吾之不意吾所爲飭勵于東南者何可後



也楊會殪矣而安氏諸姓恃功耽耽不棄此時  
講永賴之策踵楊會者據其巢窟復爾橫行東  
南將士何時而息肩耶越故稱君子六千 肅  
皇帝未訓練張皇摧鋒寓內曩二三狂狡脫巾  
潢池賴當事諸臣厥辜咸伏茲東成解嚴南旅  
旋撤何以使之帖然閭井亾復隱憂歟天下方  
金甌全盛而人情洶洶造孽興妖靡有寧日大  
都東南不逞之徒而越諸無賴爲之嚆矢所爲  
逆折姦萌而潛銷釁罅將何道而後善凡此數  
端皆時務至亟誠不可不逆計于前而預圖于  
後爾越故東南首藩諸士必有以俊傑自期待  
者其詳著于篇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百一

讀二十一首

讀後漢書

讀三國志

讀三國志關羽傳

讀晉書

讀晉書司馬宣王本紀

史五卷

讀三國志裴注

讀宋書 二則

讀北齊後周書

讀魏書

讀隋書

讀南北史

少室山房

卷之百一日錄

讀新舊唐書

讀宋遼金三史及宋史新編

讀宋史李全傳

讀通鑑綱目 三則

讀通鑑胡氏注王讀世史正綱 二則

讀晉書

讀三國志關羽傳

讀後漢書

讀三國志

讀二十一首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百一



少室山房類彙卷之百一

激水胡應麟明瑞著

新都江湛然清臣輯

激水趙鳳城文鎮校

讀後漢書

讀二十一首

余嘗竊第古史筆爲三等尚書春秋上左國司馬中班范二漢下而三國五代諸史弗與焉或以進范曄退陳壽爲疑不知遷回而後文質兼

少室山房

卷之百一

讀

該贍而不穢詳而有體者僅曄庶幾雖剗精鏗采竭力字句獻吉所短迺盛極難繼遷固居前更有馬班能爲史漢乎昔人謂孟堅死而史職亾余亦謂蔚宗切而史才絕後生晚出挾天子令諸侯卽孟堅且恣齒牙矧復餘子試舉後漢一編歷南北二唐五代宋元遼金衆籍較之李獻吉云遠不及曄孟浪難觀者左馬復生斯言不易矣

陳壽有餘于質而不足于文范曄有餘于文而不足于質品格政自相當迺壽書失之太簡而東京一代故蹟讀范籍粲然足徵洎辭亦豐藻奕奕二史之優劣判矣

讀三國志關羽傳

王仲淹稱陳壽三國依大義而削異端朱紫陽亦謂近是乃今讀陳書者無裴注參考其顛末則魏蜀吳事幾若春秋以前若存若亡矣他無備論如關壯繆水淹七軍雖天時偶合當時攻

少室山房

卷之百一

讀

二

圖排決寧無方略謨謀矧曹氏戰將可當一面者惟禁與張遼徐晃數人老瞞之克大敵類爲軍鋒非許褚龐德一勇夫輩比也而傳萬言壯繆乘大船攻之禁等窮促悉降僅同兒戲於乎使老瞞任使繆悠皆若此類則二袁呂布之世雖百操無存而能併吞海內十之六七耶

讀晉書

晉書成于開元之世謂文皇掠羣下之美以布名非也其贊有制曰者數處皆出自貞觀意見



要以器史官雜沓輯成難于偏屬摠而歸之文  
皇耳李獻吉極論晉書蕪雜當修而王元美以  
爲稗官小說之倫皆得之矣第惜自竹林而後  
風流崇尚芬溢齒牙而此書備載話言履歷故  
清聲雅致徃徃有使人絕倒者猶勝于宋元之  
塵陋也

讀晉書司馬宣王本紀

晉書司馬宣王本紀云諸葛亮寇天水圍將軍  
賈嗣魏平于祁山天子曰西方有事非君莫可  
必室山房

八卷之百一讀

三

付者使帝統車騎將軍張郃後將軍費曜征蜀  
護軍戴凌雍州刺史郭淮等討亮張郃勸帝分  
軍住雍郤爲後鎮帝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  
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  
所以爲黥布禽也遂進軍險麋亮聞大軍且至  
乃自帥衆將芟上邽之麥諸將皆懼帝曰亮慮  
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州兼行  
足矣於是捲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之曰吾  
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拔渭水



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帝列陣以待之  
使將金牛輕騎餌之兵才接而亮退追至祁山  
亮屯鹵城據南北二山斷水爲重圍帝攻拔其  
圍亮宵遁追擊破之俘斬萬計天子使使者勞  
軍增封邑諸將賞擢有差右事實本漢晉春秋  
前半大同獨後百數言誣甚漢晉春秋明言欽  
兵依險軍不得交而云與亮相遇列陣待之兵  
才接而亮退又尋亮至鹵城登山掘營不肯戰  
諸將咸謂公畏蜀如虎柰人笑何懿病之乃自

案兵向亮亮使吳懿魏延等逆戰魏兵大敗漢  
人獲甲首三千懿還保營通鑑綱目皆同而此  
云亮據鹵城南北二山斷水爲重圍懿攻拔其  
圍亮宵遁追擊破之俘斬萬計何矛盾之極也  
陳壽亮傳于街亭之役直書不諱而此但言糧  
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絕無損軍失  
律之文郭冲五事亦言祁山之戰殺張郃却宣  
王諸軍大克壽之不書爲晉室諱耳自餘孫盛  
鑿齒皆身爲晉臣直筆其事懿之子孫亦不加



罪要以張郃之亾事勢彰灼無可飾言也晉史  
之脩乃在唐世其于典午時代遼邈一時諸臣  
何所遵據竄易舊文顛倒故實以愚觀者卽元  
亮禡魄棄甲潛奔悍將輿尸隻輪不返而索隱  
語怪代有其徒或藉以爲口實使孔明震古一  
建之勛壞于瞽說此余不得不詳爲辯也善乎  
文皇之贊懿云秦蜀之人勇懦非敵夷險之路  
勞逸不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返軍固壘莫  
敢與爭生怯實而未前死疑虛而猶遁云云卽  
贊詞以觀傳語其前後柄鑿自相背違無事詳  
覈他書誣罔立判矣

少室山房

卷之百一讀

五

是役也張郃先請分兵駐雍郃懿曰此楚之  
三軍所以爲黥布擒也及相遇祁山郃固請  
分兵爲奇以擊亮懿又不聽蜀兵旣退復遣  
郃追亮以致陣亾自胡三省注通鑑皆以郃  
拒亮銜亭威名夙著懿忌其能言計沮格以  
致殞身此似是而非者郃銜亭之勝由馬謖  
非才違亮節度出于天幸且主客勢殊郃嘗

以十萬之衆喪師清川棄馬緣山鼠竄歸國  
其才固出益德之下而足當諸葛之前弗耶  
夫卻旣再拒武鄉蜀人所畏則魏明宜委卻  
隴西以永杜蜀患可也胡武鄉載出王雙授  
首郭淮曳兵卻于斯時無能建一矢之效耶  
觀魏平之圍明帝而命宣王以西方事重非  
公莫可固明知卻輩偏裨之才不足當茲大  
任允矣使卻前遇武鄉奮其螳臂則萬弩之  
射豈待木門之追而後決哉矧鹵城之戰宣  
王自案中道向亮而令卻攻何平于南圍非  
不任以兵事迺卻統數倍之師攻蜀之一校  
而不能克彼街亭之勝由亮不用魏延吳懿  
輩二將一出卽宣王大奔卻于何有也

讀三國志裴注

裴世期之注國志劉孝標之注世說傍引博據  
宏洽淹通而考究精嚴辨駁明審信兩君之深  
于史學也迄今三國六代小說逸事往往

二注以存而二書無注亦大有茫然不可



故余謂著書誠難而注書尤難能注若二君可也

讀宋書二則

沈隱侯裴松之傳稱後人無聞而裴子野更爲宋略戮書沈氏之先以報之約聞徒跣詣裴謝遂兩易其文今裴略不傳大槩當是荀袁漢紀之屬以編年爲體文存簡要故纂輯易成且義取春秋以字爲褒貶也迄今觀之沈之忠邪自有定論而裴之文學亦無事系籍世家而後傳

少室山房

卷之百一讀

七

徒令人窺見私臆資笑藝林耳

又

隱侯子野皆宋世博洽之尤者然沈視裴先達隱侯作傳子野未必知名是沈故出于無意也而裴至取一代褒誅之大典以隱然自快其私可乎沈之徒跣固已卑卑第爲厥先不容已而裴之淺中狹識卽其書義例可徵其泯絕不傳于後非著述之不幸也

讀北齊後周書

古今行陣之間兩雄相抗而不相下如兩虎並搏勢必一傷幸而不傷則天命在焉若漢高帝之阨睢水困滎陽是已迺袁紹之于曹操則一敗而亡劉曜之于石勒則一蹶而縛夷考古今兩雄相抗劔而隨振始而輒安未有如賀六文二霸王者也歡以一旅滅爾朱兵強國富割據中原秦崛起歡後知衆寡非儻而委任賢能優禮智勇兩國之志于吞併數矣戰之最苦伐之最大者蒲坂河橋邯山沙苑四役東西魏之

勝各二歡與秦各失馬濱危幸而獲免而秦爲彭樂所窘歡爲賀拔勝所追幾禽于敵而俱脫于險一何其巧也蓋兩人者才略大都等埒謀臣戰將又略相當而又皆偏霸之主天命在焉故行陣之間符巧若此然歡晚再舉兵以挑西師而秦竟不出蓋宇文之氣索矣考當時促歡受禪者甚衆歡皆力折之而秦醜其君而竟篡之國則歡之賢秦不啻倍蓰而後世東魏並稱何也



讀魏書

魏收北士之小有才耳其人之鄙庸狠不可更饒道也而齊人以一代之史而付之高氏之政事斷可識矣是時北士之堪史筆者良鮮而邢子才最爲宿學可參用也胡獨以收流古今穢史之誚耶

讀隋書

鄭漁仲劇重隋書謂古今史籍第詳于紀傳而略于表志史自馬班外范曄陳壽皆徒具紀傳

少室山房

八卷之百一讀

九

而已于表志不敢窺也其論迂謬不情迺爾余謂陳范不作表志咸有他故范蓋書成未久旋即被刑而陳書分志三國與史漢體製懸殊且史之所重紀傳而表志若其閏餘故耳若以表志有無爲史才優劣則沈約魏收之史宋魏固皆有之而李延壽南北史之無表志者一出而沈魏咸廢何耶且唐而後宋遼金元表志咸備而其文益下又何耶惟隋志一編古今卓絕唐室諸臣分任備極研磨又承隋世嘉則殿三十

七萬之後物力全盛海寓綦隆而魏徵諸公得以肆意于此故自班氏藝文後獨賴是編之存得以考究古今載籍離合盛衰其關涉非眇淺也劉子玄廼驟譏之是豈知史學者哉

讀南北史

司馬君實以李延壽書爲近代佳史余讀之信然所云機祥謔浪瓌屑備載余考典午以還清談鼎沸臨川世說晉書掇拾幾無孑遺沈約魏收等史卷動盈百延壽芟除蕪蔓會粹此編筆

少室山房

卷之百一

讀

十

削之功固以勤矣小說諧辭種種備載要以原書紀述不忍槩刪亦以其人多好且習尚所趨未能驟變也總之唐三百年史筆可觀僅茲二籍耳昌黎碑淮西傳毛穎而不能史順宗豈人禍天刑果以拙避乎

讀新舊唐書

崆峒氏云歐陽人雖名世唐書新靡加故今之識者購故而廢新此責備廬陵語也楊用修遂劇罵新書以遠出舊唐下余不敏未敢謂然新



史尚奇僻其氣法勁悍猶足成一家言  
舊唐之史筆當行不無三舍耳舊唐敘事委綳間  
有足稱而猥俚之詞冗蕪之調旁午簡編果出  
新唐上否耶故余嘗謂史畏繁而繁若後漢可  
也舊唐不可也史貴簡而簡若三國可也新唐  
不可也三書者兩存之備考可也舉一而廢一  
不可也

讀宋遼金三史及宋史新編

宋遼金三史皆元脫脫修實歐陽玄輩筆也遼

史

卷之百一

十一

金二史雖敘述庸庸猶粗足省覽迺宋史則叢  
脞極矣蓋玄摠其事非一人所成故諸傳志中  
有極冗者有極猥者亦間有整比可備刪削者  
摠之李獻吉所謂晉宋元三史必修之書而宋  
其甚也本朝柯維麟宋史新編稍去蕪蔓而筆  
力痿弱無發明殆若節杪耳王長公謂宋史之  
繁寧爲遼史之簡金史繁簡在宋遼之間亦差  
爲彼善于此也



李全始末頗見周公謹襍說宋史全傳間采之  
至盈兩巨軸其繁猥野俚亾論史筆幾與市井  
小說宣和遺事水滸等傳埒亦可徵元世文運  
否極也全起羣盜包藏禍心蹂躪淮泗青齊間  
幾二十載金宋元三國五遭其患非新塘支解  
禍亂未已金謂之紅襖賊全至死尚衣緋袍全  
傳盧鼓槌卽金將紇石烈牙吾塔以好用鼓槌  
擊人故又綉旗女將楊用修以配錦繖夫人者  
劉制使女也張惠號賽張飛後降全復歸金三  
少室山房

卷之百一 讀

十一

峰之潰步持大槍奮鬪死之三人皆僻而不易  
考聊并識此

讀通鑑綱目 三則

綱目之繼統春秋也聖人復起斯言弗易矣迺  
至正閏之間名義之際槩之始終時有一二未  
甚懸合者今人窺見一班便執爲奇貨毛舉全  
出以難紫陽而不知皆紫陽胸臆之餘剩也古  
今宇宙事變萬殊誅意原情勸戒百出卽如後  
人之說一隅得矣反之三隅則其變態異同當



益甚焉故紫陽寧徇其長而不暇盡圖其令  
要之足以寄褒誅存筆削而已若夫一人之力  
而上下千秋數禩之工而整齊百代耳目漏遺  
編摩謔舛當必有之第平心易氣各尊所聞卽  
紫陽復生無嫌諒直而猥以螢爝微明橫生詆  
訕人雖自絕日月何傷於乎春秋而後歷世史  
書第存紀述素王遺業永廢人間獨是編體大  
思公詞嚴義正真足繼往聖開羣蒙何不知量  
者之比比哉

女室曰房

卷之一 讀

十三

又

莽大夫楊雄死紫陽特筆也其意則偏惡于雲  
其義則責備賢者也後人求之而過有謂因貶  
見褒者而紫陽之序反騷胡笳皆深斥于雲貶  
而褒非其旨也有謂罪之使弗與于道者而雄  
之于道醇疵之間有亾之際非若曾孟之繼體  
宣尼也且罪雄而荀董王韓輩又胡可以一一  
罪也夫紫陽之有功聖門過周程邵張遠而皆  
極口推轂之非護前者也雄身爲漢臣莽篡而

不死可也而猶任何也紫陽特而筆之假雄以  
明春秋之義也而非雄則紫陽固未暇筆也總  
之責備賢者也求之而過者皆非也

又

盧格荷亭辯論難紫陽以不死書狄梁國也是  
徒知文公之有綱目而弗知其有語類也語類  
明言書梁國死矣而竟弗果也其潛授五龍挾  
日虞淵也非周旋孽后而得其聽從弗能也故  
梁公之仕爲唐也匪爲周也其死死唐也匪死

必室山房

卷之百一讀

十四

周也夫責賢者備春秋也爲賢者諱亦春秋也  
然則胡以弗責梁國而諱子雲也子雲昧大義  
而梁國振大艱其迹同其心異也於乎文公之  
諄諄於語類也亦旣慮夫堦井之夫必啾噉于  
一得矣而卒弗果也則吾所謂不得已而徇其  
長者也夫彼所目詡國能皆邯鄲之餘步也觀  
語類可以愧死矣

讀通鑑胡氏注

自裴松之三國注成史學中無可繼者獨胡三



省之注通鑑宏蒐博引備錄諸說而斟酌事勢懸斷是非皆昭昭日曉于千載之上俾溫公未發之旨開卷瞭然真司馬之忠臣涑水之素相也當溫公之成通鑑自謂得劉道原范祖禹諸人各任其事以奏其功而不知三省之注其功尤有大者世或日用而弗知也

讀世史正綱 二則

通鑑之後有朱氏之綱目綱目之後有丘氏之正綱三書皆宇宙不可缺者而綱目之異于通鑑正綱之異于綱目皆所以究于同而不足爲異也

女室山房

卷之百一 讀

十五

又

西京而後史之所謂褒貶者綽如矣司馬氏之纂通鑑也體主編年意資治理所先務非褒貶也紫陽始折以春秋裁以大義華袞鉞鉞隻字凜然矣而其創于嚴也慮世以爲刻也故法有所不必盡行而意有所不必盡究也蓋丘氏之正綱出而克類盡義無餘憾矣亂臣賊子 明

以後其少瘳乎卷之百二

讀十二首

讀及家三書

讀莊

讀山海經

讀墨

讀呂覽

讀戰國諸子

讀世說新語

讀蜀志譙周傳

女室山房類藁卷之百一 終

女室山房

卷之百一 讀

十六



西京而後史之所謂褒貶者始矣  
蔡通錄也體主編年意資治通鑑所先務其後此  
也紫陽始折以春秋裁以大義筆袞錄錄字  
凜然矣而其制于嚴也慮世以為刻也故法有  
所不必盡行而意有所不必盡究也蓋丘氏之  
以錄其心也平盡義無餘憾矣亂臣賊子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百二

讀十二首

讀汲冢三書

讀莊

讀山海經

讀墨

讀呂覽

讀戰國諸子

讀世說新語

讀蜀志譙周傳

讀吳志魯肅傳

讀杜甫咏懷古蹟詩

讀葛稚川魏武逸事

讀空同子

少室山房

卷之百二

目錄

一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百二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百二

澱水胡應麟明瑞著

新都江湛然清臣輯

清漳盧化鰲爾騰訂

讀十二首

讀汲冢三書

春秋戰國之書亾于秦漢而出于晉之汲冢而傳于後者厥有三焉魏紀年也逸周書也穆天子傳也紀年合乎魯史逸周合乎尚書穆天子少室山房

卷之百二讀

一

合乎山海經迺吾所謂合云者匪其事之合已也其文其義其體其合者徃徃如一手而粹者徃徃足以破千古之疑世以伊尹季歷而置紀年以世俘王會而置逸周以西王母崑崙玄圃而置穆天子是謂舉一而廢其百夫周書迄于太子晉紀年迄于慎靚王皆春秋之末戰國之衰也浮誇之議其肯卽左氏且弗免乃史遷之採上古其濫誕恠詎蓋不可勝道也以二書較之乎丘明司馬吾以爲駁者猶未若彼之衆而



其粹者可與暴聖賢之心迹覈皇王之軌度昭昭乎弗可掩矣穆天子雖非二書比而其敘簡而法其謠雅而風其事侈而核視山海經之語惟霄壤也錄之以資闕洽亾寧愈于神異洞冥之陋哉故余爲詳次其可信者而稍白其可疑者讀者將亦以余爲好奇也

讀莊

莊周南華其文辭瑰崛橫放固獨行天地間至捨擊聖神凌侮賢哲亦生民以來未有之變也

水室山房

卷之二

讀

二

肩山氏癖其文辭而謂盜跖讓王四篇非周作尋其旨趣或近之至以天下篇不敘仲尼爲陽擠陰助則無謂之大者夫楚公子被難出奔其僕操筆隸之匪得已也隸之而足免於厄以爲得事主之權固宜若戰國之時仲尼雖沒六經之道燦如日星周能大聲疾呼以暴其教于天下若孟軻氏之著七篇卽舉世莫宗俟之後聖足以不惑夫奚厄於已而又奚厄于仲尼者而奚取于陽擠之而陰助之也周方槌仁提義廢

禮絕樂欲以一人私臆掃百代名教而空之爰  
自神農氏下至堯舜禹湯文武亡弗詆呵而仲  
尼當時特巍然爲仁義禮樂之宗故尤極意訕  
譏恣其唇脰蓋文固弗予夷考其實則尤甚矣  
眞所謂小人之無忌憚者求諸睂山氏所云竟  
南華一編邈未之覩也後之讀是書若孟旃抵  
掌驪施騁姿揮之一咲而已籍以爲陽擠陰助  
吾恐後世之人將遂以其文并旣其實其爲禍  
也必不尠矣

少室山房

卷之百一

讀

三

讀山海經

古人著書卽幻設必有所本山海經之稱禹也  
名山大川遐方絕域固本治水作貢之文至異  
禽詭獸鬼蜮之狀充斥簡編雖戰國浮誇之習  
乃禹貢則無一焉而胡以傳合也偶讀左傳王  
孫滿之對楚子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  
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  
姦故民入川澤山林魑魅魍魎莫能逢之不覺  
洒然擊節曰此山海經所由作乎蓋是書也其



用意一概于惟所載人物靈祇非一而其形則  
皆魑魅魍魎之屬也考王孫之對雖一時辨給  
之談若其所稱尚象百物之說必有所本至于  
周末離騷莊列輩其流遂不可底極而一時能  
文之士因假穆天子傳之體縱橫附會勒成此  
書以傳于圖象百物之說意將以禹益欺天下  
後世而適以誣之也自此書之行古今學士但  
謂非出大禹而已而未有覈其自于穆滿之文  
者尤未有啓其自于王孫之對者區區名義之  
爲余絕倒于九京也哉

讀墨

諸子百家並出于春秋之世所以誣蠱帝王聖  
詰者無所不至然于吾仲尼未嘗不知所尊事  
也特其學偏術陋雖間引仲尼以自文而踏駁  
不中誕幻無稽適所以誣蠱之然而未敢有昌  
言以排之極論以毀之者有之蓋自墨翟始翟

書十五卷今存余嘗讀其非儒明鬼公孟諸篇  
所爲囑授其徒簧鼓其衆者一以指摘仲尼爲  
事莊周遠出翟後蓋聞其風而興起焉耳周之  
爲書蕩乎禮法之外自神農以至湯武靡不在  
其戲侮之列其敢于非聖蓋無足怪而翟者固  
是堯舜非桀紂摩頂放踵以爲天下而獨甘心  
置喙于吾聖人何哉蓋其意欲與吾儒角立竝  
驅以上接二帝三皇之統故肆言以震振一世  
而冀其從而又苦行以先之聚徒以倡之馴致  
儒墨之稱雜然並立于衰周之世正仲尼所謂  
行僞而堅言奸而辨者聖王有作其無逃于橫  
議之刑必矣孟軻氏距楊墨考楊之言論指歸  
要以自爲不至如墨之恣無忌憚也貽禍之烈  
唐儒如韓愈者亦從而尊信之彼未深考其言  
耳窺其一二則所以誅之絕之者庸詎在二子  
後哉

讀呂覽

呂氏春秋太史以遷蜀後作者一時信筆之論



書十五卷今存余嘗讀其非儒明鬼公孟諸篇  
所爲囑授其徒簧鼓其衆者一以指摘仲尼爲  
事莊周遠出翟後蓋聞其風而興起焉耳周之  
爲書蕩乎禮法之外自神農以至湯武靡不在  
其戲侮之列其敢于非聖蓋無足怪而翟者固  
是堯舜非桀紂摩頂放踵以爲天下而獨甘心  
置喙于吾聖人何哉蓋其意欲與吾儒角立竝  
驅以上接二帝三皇之統故肆言以震撼一世  
而冀其從而又苦行以先之聚徒以倡之馴致  
入室山房

卷之百二讀

五

儒墨之稱雜然並立于衰周之世正仲尼所謂  
行僞而堅言奸而辨者聖王有作其無逃于橫  
議之刑必矣孟軻氏距楊墨考楊之言論指歸  
要以自爲不至如墨之恣無忌憚也貽禍之烈  
唐儒如韓愈者亦從而尊信之彼未深考其言  
耳窺其一二則所以誅之絕之者庸詎在二子  
後哉

讀呂覽

呂氏春秋太史以遷蜀後作者一時信筆之詞



傳曰明稱不韋相秦慕平原信陵諸公子賢致  
游俠人撰所聞其說是也高似孫子略謂始皇  
不好士不韋招英茂聚俊豪始皇甚惡書不韋  
極簡冊攻筆墨且舉是書所指摘近似始皇者  
以始皇能不怒而容之數語本播弄詞鋒罔稽  
情實而後人或規倣其意以秦法若猶寬者余  
以不韋自計脫異人俾莊襄之國亡而爲有秦  
戴之不啻父母讐之不啻神明盤錯冰霜固非  
一日而政也弱齡甫立端拱深居一國之柄咸

少室山房

卷之百二讀

六

其所操招徠賓客陳說古今特其藐者彼其于  
始皇何有而始皇亦曷由禁之耶且始皇之初  
非不好士喜書者讀斯之逐客則亟毀其令開  
關以納之讀非之說難則撫髀其人伐國以求  
之其勤于下士溺于好文如是卽尉繚氏所爲  
致詞遠遁者固足覘其大都矣洎海寓平志意  
極規爲萬世不拔之業而弗由其道于是坑儒  
生焚經籍以愚黔首築長城絕大漠以遏四夷  
觀高氏所稱西服北懷等語皆非十數齡之始



皇所有事也詎得以不韋爲譏而秦不怒哉

讀戰國諸子

竺乾之教漢明始入中國其徒徃徃主鄭圃西方之說以爭之識者以後人攬入之文不足據也余嘗讀戰國諸子書竊謂西方之說大略已具斯時世第知老氏之致虛墨氏之博愛爲佛所自出皆得其一而未得其二者夫爲老氏之說有三虛靜也恬愉也懦弱也佛之所云寂滅非虛靜乎安樂非恬愉乎慈忍非懦弱乎爲墨

必室山房

卷之百二

讀

七

氏之說亦三兼愛也明鬼也尚全也佛之所云化度非兼愛乎輪廻非明鬼乎普遍非尚全乎鄉氏之言曰九州曰瀛海則佛之大千微塵也須彌阿耨也列氏之言曰周穆曰華胥則佛之神通遊戲也變幻空花也莊氏之言曰大椿冥靈曰蜉蝣朝菌則萬劫億塵之旨曰鼠肝虫臂曰生馬生人則三塗六道之因至其生死之談真際之論機鋒迅發于後世禪學門風尤爲脗合蓋釋氏未至中國而其立教之規大都已具

于戰國數子矣至六朝南北盛演諸經一時能  
文之士盡取諸家之說以潤色而張大之而世  
外闕深傑異之觀遂盡入于瞿曇之門戶而猶  
以未足又取釋氏之說而窟合之母亦泰甚矣  
哉

讀世說新語

劉義慶世說十卷讀其語言晉人面目氣韻恍  
忽生動而簡約玄淡真致不窮古今絕唱也孝  
標之注博瞻精覈客主映發並絕古今考隋唐  
志義慶又有小說十卷孝標又有續世說十卷  
今皆不傳悵望江左風流令人扼腕云

讀蜀志譙周傳

當塗爲魏典午爲晉世所知者而意義出處或  
未洞然按代漢者當塗高春秋識也自西京末  
茲語盛傳世祖與公孫述書嘗一稱而竟不驗  
及曹操建號譙周以問杜瓊曰魏闕名也當塗  
而高識驗矣然安知非老瞞擅國日假封號以  
應謠言耶典司也午馬也見周所爲識文後果



驗史謂周有他術數寄辭于讖識之不足信也如是夫

讀吳志魯肅傳

按肅深不欲取關羽詳傳中

史稱肅軍旅間手不釋卷談論文辭思度弘遠三國將帥有儒者風諸葛外一人而已而世罕知之肅不死羽不亾乘襄樊之銳與蜀併功中原復矣肅死蒙代與權遜定計襲羽蜀失荆大事遂去炎燼坐灰若蒙古今亂賊之最不足與張承業爲奴者遜以姦濟權以惡濟操皆春秋所必討史軼弗誅致羣賊漏網數千載余說出而無逃天地間矣

讀杜甫咏懷古蹟詩

莘塋躬畊南陽抱膝處全也成湯三聘豫州三顧出全也伐桀吊民出師復漢心全也德感嗣王誠格庸主道全也尹奮乎百世之上故人亾異詞亮崛起三代之後故家肆臆喙杜工部云伯仲之間見伊呂蓋千載論孔明者至是始定孰謂文士筆端迂遠情事亾足重輕哉

水室山房

卷之二 讀

九

讀葛稚川魏武逸事

葛稚川抱朴子云魏武姦雄篡竊廼心欲用乎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仕魏武謝云義不使高世之士立于污君之朝也按此事他無紀錄僅見洪書操之不強武鄉與不追壯繆大類皆庶幾五伯之風又昭烈在魏日久操不加忤害反資給兵仗遣之雖昭烈能自晦匿廼魏武容賢之量亦差有足稱者不得以人廢也

讀空同子

水室山房

卷之百二讀

十

李獻吉空同子云關張死而蜀事去矣王元美孔明論云以關張之驚悍而死孔明安得不親戎陣其用魏延馬謖輩非得已也兩公語皆卓識初昭烈入川壯繆忠武同鎮荊州洎龐統卒而孔明赴蜀蜀甫定而取漢中時事劬日不暇給其委壯繆與魏角者以羽鎮兩郡威信大行卽樊城不拔魏未能卒取荆也詎意吳寇之肘腋哉俾士元弗夭孔明弗西漢事寧當至此大槩炎精垂燼匪人力所能噓也王允寧諸葛



蕭何論尤陋不足辯百三

讀十一首

後學章有六無逸校刻

讀鬼谷子

二期

讀越絕書

二期

讀三墳

讀關尹子

讀淮南子

讀中說

讀齊子

讀論衡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百二

終

少室山房

卷之百二

讀

十一



論初昭烈入川壯繆忠武同鎮荊州自龐統卒

而孔明赴蜀蜀甫定而取漢中時事動輒甘不

暇給其委壯繆與魏角者以荊鎮

行即樊城不拔魏未能卒取荆也

財腋哉俾五元弗

蕭何論尤陋不足辯百三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百三

讀十一首

讀鬼谷子 二則

讀越絕書 二則

讀三墳

讀關尹子

讀淮南子

讀中說

讀鬻子

讀論衡

讀齊丘子

少室山房

八卷之百三 目錄

一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百三



必室山房類彙卷之百三

澱水胡應麟明瑞著

新都江湛然清臣輯

清漳盧化鰲龔騰訂

讀十一首

讀鬼谷子 二則

鬼谷縱橫之書也余讀之淺而陋矣卽儀秦之師其術宜不至猥下如是柳宗元謂劉氏七略所無蓋後世僞爲之者學者宜其不道而高似

必室山房

卷之百三 讀

一

孫輩輒取而尊信之近世之耽好之者又往往而是也甚矣邪說之易于入人也宋景濂氏曰鬼谷所言捭闔鈎箝揣摩等術皆小夫蛇鼠之智家用之則家亡國用之則國僨天下用之則失天下其中雖有知性寡累等語亦庸言耳學士大夫悉宜唾去而宋人愛且慕之何也其論甚卓足破千古之僞

又

鬼谷子漢志絕無其書文體亦不類戰國晉皇

甫謚序傳之按隋志縱橫家有蘇秦三十一篇  
張儀十篇隋經籍志已亡蓋東漢人本二書之  
言會萃附益爲此卽或玄晏手裁而託名鬼谷  
若子虛亡是云耳

讀越絕書

二則

越絕書跋云維子胥之述吳越也因事類以曉  
後世著善爲誠譏惡爲誠句踐以友更始之元  
五百餘年吳越相攻復見于今百歲一賢猶爲  
比肩記陳厥說略有其人以去爲姓得衣乃成

少室山房

卷之百三

讀

二

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塋其疆不直  
自斥託類自明寫精露愚略以事類俟告後人  
文屬辭定自于邦賢邦賢以口爲姓承之以天  
越絕書原與之同名明于古今德配顏淵時莫  
能與伏窟越絕年加申西懷道而終友臣不施  
猶夫子得麟覽觀厥意嗟嘆其文於乎哀哉溫  
故知新述暢子胥以喻來今云云以上俱本書  
跋語按漢書藝文志雜家有伍子胥八篇今詳  
越絕一書于子胥始末特詳且稱贊其賢者不



容口而子胥之列雜家者本書竟不復傳觀此  
跋首言子胥之述吳越終言述暢子胥以論來  
今豈東漢越中文士因子胥雜家之舊而附益  
以句踐種蠡行事會爲此編易名越絕乎不然  
此書所載吳越事相半何得獨云述暢子胥且  
首言子胥之述吳越又何也用修據以去爲姓  
等語而得袁康吳平名姓可謂異代賞音至子  
胥撰述之繇明記始末而不復詳登亦得其一  
而不得其二者與

少室山房

卷之百三

讀

三

此書以爲子貢作者絕不經又一無左驗第據  
亂齊存魯一章爾用脩以爲罔說是也詳味此  
跋子胥之述吳越因事類以曉後世著善爲誠  
譏惡爲誡洎後溫故知新述暢子胥以論來今  
等語則子胥舊有是書述吳越雜事而後人溫  
其故典而暢敘之以傳于世意旨甚明其云更  
始之元當是西京之末而此書文氣全不類其  
時蓋袁康者先述此書于東漢初而吳平者復  
爲之屬文定辭于東漢之季故云百歲一賢猶

爲比肩也其云禹來東征死塋其疆末又云覆之以庚兵絕之也豈袁非越人更始間爲亂兵戡于越地因而塋與吳平則自是越人成此書者故云文屬辭定白于邦賢也此書閱世數千年至用修始發作者姓名而未及究其顛末之悉余不敏實首竊窺豈書之顯晦自有時與庸錄諸此俟異時博綜之士

讀三墳

元經出阮逸世以卽阮逸也孔叢出宋咸人以

火室山房

卷之百二 讀

四

卽宋咸也朱紫陽以麻衣出戴師愈黃東發以文子出徐靈府宋景濂以關尹子出孫定王元美以元命包出張昇獨三墳亾謂出毛漸者余知其漸出無疑也漸所作三墳序其詞實淺陋與書合故覈僞書者覈所出之人思過半矣或曰若子言世得論衡將益爲中郎之秘獨奈何令人好古也噫尚書出孔壁世以僞詆安國乎竹書出汲冢世以僞姍束皙乎列子過江始傳世以爲張湛僞乎惟其是而已



讀關尹子

關尹子九篇以卽老聃弟子而莊周稱之者按  
七略道家有其目自隋志絕不載則是書之亾  
久矣今所傳云徐藏子禮得于永嘉孫定者陳  
振孫疑定所受不知何人宋景濂以卽定撰皆  
有理余則以藏定二子尚非如阮逸宋咸輩實  
有其人或俱子墨烏有未可知也篇首劉向序  
稱渾質崖戾汪洋大肆然有式則使人泠泠輕  
輕不使人狂等語蓋晚唐人學昌黎聲口亾論

少室山房

卷之百二

讀

五

西京卽東漢至開元無有也至篇中字句體法  
全做釋典成文如若人有超生死心厭生死心  
等語無論莊列卽鶡冠至亢倉無有也且隋志  
旣不載新舊唐志亦屢無聞而特顯于宋又頗  
與齊丘化書有相似處故吾嘗疑五代間方外  
士掇拾柱下之餘文傅合竺乾之章旨以成此  
書雖中有絕到之談似非淺近所辨第以關尹  
則萬無斯理彼藏耶定耶真耶贗耶吾何暇辨

之哉



讀淮南子

漢世記事之博莫過太史公立言之博無出淮南子故楊雄以淮南太史並論又以爲淮南之用弗如太史公知言哉淮南蓋效呂覽而作者其文詞奇麗宏放瑰目璨心謂挾風霜之氣良自不誣而詭辭衰說全溢篇中自戰國莊列二鄒縱譚宇宙茅靡瀾倒舉世若狂漢與董買諸人漸趨淳朴一代文章垂復古始淮南又羣集浮華網羅滌僻淵渟澤滙萃爲此編自以極天下之觀而不知好大喜夸之弊不亾國殺身有不已者余讀淮南旣竒其才悲其遇又重惜其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因題簡末云

讀中說

王仲淹之著中說也唐宋以還知之者十而三罪之者十而七疑之者十而九甚至以河汾有穢行史削之夫仲淹生隋季世遯迹閭岩一時與游董常數子而外無論房李魏王若風馬牛絕不相及卽薛收杜淹識者疑焉而隋史成于



武德貞觀之間計中說當時潤飾于王氏  
者尚未行世未必知隋有若人史置弗錄胡怪  
也余讀仲淹書獨慨夫士之生于三代之下者  
一靡于管晏載蕩于孫吳三溺于申韓四淪于  
楊墨五滯于莊列六殉于雲摩下逮六朝南北  
卽瑰偉絕特蓋世之英亦將望是數者趨焉息  
焉其于周公仲尼之道蓋邈不知其何物矣仲  
淹勃興衰運直欲懸揭而日月之今釋其遺言  
源流洞如規模廓如詞義秩如溫如燁如卽性  
命天人之極彼或未窺是非大謬聖人者固已  
鮮矣藉令百命杏壇詎出端木顛師之下若之  
何後世之知之者弗勝夫罪之者之衆也至刻  
畫顏曾步趨鄒魯福郊福時之爲固無事辨特  
其肩任太弘論建太廣志意太驟稍似有以啓  
其端者紫陽所爲三嘆而致惜歟

讀鬻子

鬻子章次篇各前人論者咸以殘缺不可曉余  
初讀尤漫然載閱之覺其詞頗質與雖非真出



熊手要爲秦漢前書由反覆紬繹之迺知此書之存脈舊纔十之一而篇名章次錯亂混淆之甚宜宋以來諸家未有得其要領者也蓋古醫子本書篇名章次與莊列不同而絕與今傳關尹子類所謂撰吏道符等目卽關尹之一字二柱等篇也撰吏下有五帝等目道符下有三王等目卽一柱篇之益沼等章二柱篇之益于等章也關尹九篇而每篇章次少者六七多者十餘更互闡發以竟一篇之義故每章之語雖極

少室山房

卷之百三

讀

八

寥寥而不覺其簡鬻子二十一一篇律以關尹則今傳短章總之當不下百數十而東京之後兵火殘逸至唐所存僅此一十四條當時注者鹵莽苟欲庶幾前代全書遂以每章當其一篇而僅以爲缺其八故今讀之寥寥枯寂若本末略無足觀者又其篇章旣混而先後復淆後人因益厭棄弗省余旣幸得其說輒稍爲更定之雖缺者不可復完而章次篇名咸中舊解亦謂且暮遇之者也



讀論衡

王充氏論衡八十四篇其文猥冗齷齪世所共輕而東漢晉唐之間特爲貴重蔡邕秘諸帳中葛洪懸諸座右劉子玄槌提班馬不遺餘力而獨尊信是書三子皆鴻生碩彥目無今古迺昌獨傘棗異代同心何哉秦漢以還聖道陸沉滄詞日熾莊周列禦鄒衍劉安之屬捏怪興妖不可勝紀充生茅靡瀾創之辰而獨岌然自信攘臂其間刻虛黜增訂譎斯僞諛滌之旨遏截弗

入室山房

卷之百三

讀

九

行俾後世人咸得藉爲口實不可謂非特立之士也故伯喈尚其新奇稚川大其宏洽子玄高其辯才特其偏愎自是放言不倫稍不當心上聖大賢咸在訶斥至于問孔刺孟等篇而關邪之功不足以贖其橫議之罪矣近世誚充泰甚若何氏沈氏諸說或未足以大服其衷故余稍爲次其功罪以折衷後之君子

讀齊丘子

化書六卷稱宋齊丘撰宋景濂曰齊丘子六卷



言道術德仁食儉六化爲甚悉世傳爲僞唐宋齊丘子嵩作噫是書之作非齊丘也終南山隱者譚峭景升也齊丘竊之耳其文高簡固微有見于道德者非淺機小數比也按此書張文潛黃東發俱以爲齊丘撰而景濂歸之譚峭因考諸仙傳得其人錄于後峭字景升唐國子司業洙之子師嵩山道士十餘年得辟穀養氣之術周遊無所不之夏則服烏裘冬則綠布袍或臥于風雪霜中經日人謂已斃視之氣悚悚然因

少室山房

卷之百三 讀

十

遊三茅經建康見宋齊丘有仙風道骨雖溺機智而異乎黃埃稠人遂出所注化書授齊丘曰是書之化其道無窮願于序之流于後世齊丘因奪爲已有而傳之厥後不得其死宜哉景濂之言蓋出于此然齊丘仕南唐而南唐又有金陵羽客譚紫霄者能劾召鬼神四方道流從學百餘人于三教書皆所洞曉嘗教其徒講莊列深以爲合于釋氏則于今傳化書意旨尤若相類二譚並與齊丘同時一人耶二人耶吾不得



而知也因景濂語并及之

後學章有成無逸校刻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百三終

少室山房

卷之百三讀

十一



